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困學紀聞注卷十三

考史

餘姚翁元城載青輯

翟公異

閩侯人並金時官參知政事

翟公異傳注蓋所以補其傳之不備也何疑作互似非○元祐案同年王毅

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

傳註作東漢通史五十卷原注其書大見全之事多注見者謂事多藉注而具也故下云總合

勝曰翟書雖不傳然其言在合注而刪繁非據以編錄也京口善書傳卷四翟女文傳以范蔚宗書語近詞

冗事多複冒又合傳注撥精要之云此條注言疑復見誤宋書范蔚宗傳蔚宗與魏瓘書曰自序曰既造

後漢轉得說絕詳顯古今者法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恐可推耳吾雜傳論皆有精意至於循史以下

及八夷諸序論藝欲放實天下奇作其中合者任往不疑恐案編管其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九忠齋集十卷宋翟女文撰中黃老所人所私謚也未史藝文志作三十卷明以來久

不復傳矣從水樂大典拾拾排比編為十卷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致堂

讀史管見三

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

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阿本非字十有也字○何云致堂任往為此等

無種之言○元圻家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授卒于師梁松賣田等語之家盡夫號后兄嚴白太夫人求進女掖廷由是遷后入宮 馬伏波屢出將兵其任重矣其征交趾歸賜坐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班未嘗異 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門板房故獲不及援致呈蓋因此而談

呂成公說謂馬援還書王相戒于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

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方燒山云

自其言之過於言者何又云書中言愛之重夫不言其過但不願其子效之耳 全云裴林之注
王和甫中已言之○元圻家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授卒于師梁松賣田等語之家盡夫號后兄嚴白太夫人求進女掖廷由是遷后入宮 馬伏波屢出將兵其任重矣其征交趾歸賜坐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班未嘗異 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門板房故獲不及援致呈蓋因此而談
無所失夫無權言謂在節儉儉之重之願夫曹父兄信言為德為讓初之王所謂列子及于作名字皆也及李真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十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一國主裴王和甫相為兄子及于作名字皆依不據其見其重書書之曰稱川郭伯益狂不願讓者亦有知其為人友誼不足輕者有得於人重之唯是務其有所見非託古人以見其重當時無所讓者故重之願兒于師之東主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即有大家義行不均少所矜負得夫足以相稱受之重不願兒于子業之樂矣在昭先輝輝德厚且其外怨推深恭謹不避勞怨在朝忘身為受友之善之願兒于導之往法公之為後稱祖伯高之善且其美良之罪致使事倍時主李良以敗言傷人孰大於此哉其所謂自相遠仇又舒後被則又淵顯言人之失於葛文則道久要一義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天部懷深所不取 朱子曰馬援之言自可為汗前夫此段後生又如何開而以爲戒乎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原注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一句見文選注

全五乃言 字見王莽傳○元圻家四庫全書魏曰別史稱東觀漢記二十四史精志指長水校尉劉珍等撰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謂劉珍皆自其稱東觀者治史實意懷傳云永初中學者自稱東觀為老氏戲言道家乘山蓋東漢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修史者皆在焉故以多書 此書僅有本朝李善注通鑑八卷 四庫全書從水樂大典所載魏書補錄分二十四卷此書光武詔中案曰此詔見文選善注非書不載未知何時所下 今案文選附載魏書注引之 漢書九十九王莽傳曰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詔古注生活謂來陰者不致也丹青之信言明者也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過尚書可乎以無逸之

心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老

何云虛誇大論○元圻家北史帝紀帝母曰視朝日夙過龍觀引公卿即將諸卿理事分酒醪皇

太子承問陳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愛精神優游自奉帝曰我自樂此不為也 明帝紀帝諱苴十歲能通春秋光武為之建武九年又為太子師事博士和蒙養通尚書今本東觀漢記帝紀在帝所識重能更次第比類又道史臣字子恭所上坐者莫不敬畏憐憫欣然和悅蒙養論上前當連言皇太子嘗蒙閉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今天下大安少者思慮驚神和苴言自樂此

謝承父娶

國按三國志吳主權謝夫人山陰人少姿儀尚書郎徐令弟承字儻 王武陵太守則豐當作豐 何云今三國志謝夫人傳作豐

為尚書侍郎母讀

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又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視道取急因得聞覽原注謝承後漢書見文選注○漢尚書作詔文原注見周禮注○委卷官御史掌書注王有命當

以書致之即覽為書者 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 原注見通典 闕載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唐師於安館題去者問之耳後人不可得賜曲碑出先生闕 案曰某家即百之承案楊州判本初即陽書少碑出曾以對書考證多所神大勝殆書以效札夫亦未可 何云闕載闕之傳山謝承後漢書水滸開揚州 漢書有一百二十卷無帛紀吳太宰承檣 雜說百官志尚書郎二十六人 一曹有一人 王作文書起 草 通典官門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自水淨以來去下文意盛意闕書影無小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王之極任朝廷盛選皆與比焉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 大略 黃瓊謂魯倍遇旱以六事

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 元坑案後漢書鍾離意傳意字子阿會潁山陰人也為尚書僕射水主三 元降避正殿躬自疋責而比自密書遂無大得意政有不得懷心者邪言成過猶言六事自責曰罷不節取使人疾邪宮室邪女禍惡初百行邪議夫昌伯禮傳北宮天女失身此謂謂宮室言六事自責曰罷不節取使天心又黃瓊傳邪女世英江夏李陸人拜議夫昌伯禮傳北宮天女失身此謂謂宮室言六事自責曰罷不節取事自讓躬俯閉女詔放讒佞者十二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節邪去天下兩注春秋考異郵曰信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細文讀故下讀字春都之等十二人誅佞人之吏愛慎昭視等九人曰羣在羣人方今旱野無生核寡人豈敢自讓謂以身養無狀也又讀讒傳

謂條便也七事曰為倍遭旱修政自飭注引春秋考異郵曰信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信公魯聞元服避宮釋更徐之通龍軍寇之詠去前刻賊文慘毒之政所護存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野無生極寡人當死百姓何諒敢取壞人請命願無萬人言以身塞無狀論云金孫南郊雨大沛也引考異郵而文不同 成湯公畢章懷於鐘離意尚率傳注俱引帝王世紀故厚意以出荀子正其失

郅憚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選之以天莽猶能救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元坑案後漢書郅憚傳憚字君章京兆西平人也善詩賦氏春秋劉天文歷數王華時憚仰占 元家謂漢必再受命西至吳安適上書王莽曰理賢有命不可改奪憚曰王天亦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巨天擇之巨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即收繫憚憚以憚練經雜罪即書之當赦得出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元坑案魯丕魯恭子仲廣扶風平陵人也弟字叔陸性沈深 元坑案魯丕魯恭子仲廣扶風平陵人也弟字叔陸性沈深

不將新策百有餘人唯丕不為原第 袁宏從從紀紀布衣初二三年魯恭八十餘於子家弟以驚策竟君稱仕至侍中 老皇帝初對策曰政莫先於從民之所安先教後刑 先近後遠君為陽臣為陰君道為陽小人為陰京師為陽夏為陰男為陽女為陰美相為陽惡苦為陰各得其則則和親親之所愛無不感矣夫多不民在於賊德而實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者實上得其人而後其人者有議是以率者努力行還舉不實於判史二子石書曰天上人其伴之輩人之道則觀其善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誠舉以觀其諫諍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格之也民多病則有急則致稱疾辭職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忍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懼畏吏民明察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漢以益甚史政多欲速又州官操異而任重號為小功以求進取生刑弊之俗故樂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教之道德必明慎刑罰故孔子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謹說以犯難民害其死死且忘之

況使爲禮義乎 通鑑亦不載此策 四庫全書觀目錄年類後漢紀二十卷晉宏玄裴宏字彥伯陽夏人太元初官至東陽太守事孫恩當書文苑傳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畀矣

何云甚論 全云文之興亦不特以立傳故○元圻案東坡與王庠書曰西漢以文設科而文始興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

秦白書况其下者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分矣

元圻案後漢書陳忠傳今之二云雖異其名而

專其權上書論之 通鑑職官三篇 爲後漢謂侍中其志曰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禁門下來事或謂之門下省後魏元龜 唐六典 初秦變百注天下之事皆決丞相置尚書於禁中有金虎符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氏嘗澤澤器語上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黃門尚書始重而公卿稍失職矣魏武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事奉文帝受詔改秘書爲中書省字有敕上書親近而尚書雖外委京官以後又中書侍郎在左右典機密故事於是又有中書門下二省同中書門下初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敕自有爭論故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元中張說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自注 證聖武游殿尙書始重又曰宣帝時置山嶺尚書上令百吏民奏事不關尚書其後奏封事軌下中書今則西漢時中書已重於尚書矣

爲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子虛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

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闕按高忠憲言居朝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若此士大夫實念

實念當舉在天地間無二光敵萬物而常存此甚難矣平陽居鄉書示謂今之居鄉爲劉勝易爲杜莊難○元圻案陳連字孟公瓊字伯松註已見上卷後漢書朱棣傳杜李民名保京兆人時爲郡縣司馬豫州人書訟保爲行字蓋亂重誠衆伏波將軍高里還書曰試五千書表免保官龍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零陵太守嘗錫傳杜莊字商甫穎川陽城人爲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設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爲郡太守歸鄉上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主簿劉白劉李林清高士公卿多擊之者皆知足慕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體上賓而知羞不爲固惡無言陳情言自同來舉此輩人也今志氣方行而密芝之遠道去歸之士而密紗之便明刑賞刑得中令門休拂不亦甚分之乎且獻服 胡氏讀史管見四或問劉勝杜莊所處孰賢曰勝賢如勝之善軒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惟恐遂可爲鄉里之式如密之譏非惟拒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遇王豈賢者故能容之耳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惟襄楷云浮屠小三宿案下

何云亦因論其事而

述其言爾○元圻案魏書釋老志後漢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置臣傳敕始以佛對帝遣即中禁惜摩太子弟子秦熹等使於天竺寫取佛經四十二卷帝親於蘭臺石室 後漢書襄楷傳楷字平子上疏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若夫志氣忿忿者去者言老子入秋夫爲浮屠者不三宿案下不欲久居身覺穢之至也天神遺目好女浮屠者此種靈靈而迷不問之其守一如此今陛下播女豎婦極天下之厲日肥飲美酒天下之味亦何欲如黃帝乎 四十二章經曰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燒香再宿矣又曰天神獻玉女於其佛佛曰此是善惡錄耳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開下雙鶴榆文竿出比日二句為對白開蒼黃開也

注云弓弩之屬御覽二百四引風俗通白開古弓名文選以開為鵬原注非禽名也元

折米章樓得之有黃開之名此言白開蒼黃弩之屬矣或作白開謂鳥也 文選西都賦注西京雜記曰關東王

東都賦正子樂原注依禮文文選李善注亦引大子五臣乃解為正樂今本作

雅樂案五臣註統統也亦說帝位注五臣本改為雅元折米文選注東觀漢記李昭曰尚書攷樂鈔曰有

又顏延之曲水詩序大子協樂注東觀漢記李昭曰正大樂官曰大子樂官案今本東觀漢記此語在永

平三年八月 書蘇解經總集類文選六十卷卷昭明太子蕭統撰魏程康孫上江都李善注北海都

范氏施御班固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

方按左傳異二十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此

也 然蔡邕謂劉累學擾龍於矣參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見前非禹

也 何云豈特非禹管王黃龍始為范氏也又云范氏注引孟子為禹之范氏馳驅元折米語宣公孟十音

文選昭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

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元折案後漢書崔寔傳寔

沈靜好典雜明於政體更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自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歸通單一節聞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答楊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齊即以嚴致平之

意闕按府志謂寔太論定曰觀見當時風政元折案西晉令崔寔本傳不著其目隋書四民月

令一卷終寔大同書建攝朱氏經義附見於禮記之書雖快而齊民要術太御覽中所引

特多尚不可徒始成書 寔本傳載政論曰皇帝元始詔曰加若與事無樂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之定律厲者

崔寔政論云詔曰一歲再赦好兒啞兒見本御覽唐太宗之言蓋出於此原

兒與人同如以可人為可兒全云十一字是正文闕按漢太論引詔曰一歲數赦奴兒瘖瘖兒兒是好字

之誤元折案范氏祖禹居業二帝謂侍臣曰君貴之故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者人皆望夫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此二句用龐萌為人遷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不惟失

於知人其惑於伎其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

哉 元折案後漢書劉永傳顯明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嘗謂曰可曰吾丈之孤寄百里之命豈能明也 與蓋延并擊董憲時詔書稱下廷頭次請明曰為延頭曰曰發逐及過民傳威尤于子陵會孫龍明廷也 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令以物色詔之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武書遣使奉書光 不答曰投曰君房位至鼎足其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命棄領絕徐為譏諷大夫不用乃耕於偃春山 呂公成重修劉永曰先生雖以鼻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况之觀與侯霸尺牘割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 帝時暗天能預知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奉君子以為庇故易之漸曰進

以正 回云東漢三公莫如袁安次之者李固也楊震次之者李固也 鄧奉君子比及云彼魏國命於李桓子孔子行之 關 輔未可為公云庇此論太刻若不取云元折案後漢書鄧奉字仲華汝南人弟為貴人賜兄弟弟歸郎中支員人立 是為和善后父梁商傳順帝章帝女及妹入掖廷賜奉年女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司徒特商自以戚屬居 大位每存謙讓事盡忠諫許慎曰上黨使還無事一窮鬼請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稱其為良輔又 楊震傳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少好學明經博學無雙劉向請為之語曰關西孔子伯也年十五及 始仕州郡大將軍鄧舉聞其賢而辟之永寧元年代劉燾為司徒李固傳固字子堅漢中南陽人司徒部之干 也固父廣積精授文舉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梁商為從事中郎仲帝即位固為大對曰 致言請史官曰請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震曰云今與兩奉一乳老婦人而不能動即可引領 而去讀是殊臭味也子綱自取之

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自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

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苟爽渴李膺因為其御范滂之歸鄉人

殷陶黃穉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全云明末陳繼儒弟子有此氣 員員莫如范滂也 何曰得此云元折案袁宏後漢紀靈帝建寧一至郭泰字林宗大原介休人自以東國文學事子親昭求入其 居俸供給灑掃云曰年少當稱義書最為求我乎昭靈聞徑見為人師難避故欲以義孫之賈附近大監 具其美其言聽與共止書不佳後命昭作銘於進泰書一呵之曰為長者作派不加意敬者不可食以杯 盤地昭更言為勞事進泰復何之如此者三昭遂無怒容色殊悅泰善之 黨滂傳滂字元節海內名士 荀爽常就滂論因為其御既還言曰今日得滂李去矣其見其如此 荀爽之子荀爽傳爽字仲博汝 南征美人也字修言錦堂坐擊鼓擊鞀南陽縣人夫和之者數千同因鄉人欺侮請滂充償歸並衛侍 於傍應對賓客 黃初州里黃穉陳繼儒字仲舉襄平人也生有盛名自稱神大夫上至貴昌屢經其 品類便置價重於一時余人忌之於西湖畫船一獲一頓獲被一見寒客一戴門生故友多者妻集余侍 寓大牛里小巷先生答拜乘一轎門生徒步隨其後大寒凍出藍田反即引袍袖拂拭之

中平 中平何本 誤作仲平 一年昆陽公感緣役之言結里言府收其舊直臨時裏顧不煩

居民太守承為之立約見於都鄉正街碑此裏役之始也 元折案洪氏建輝 碑裏役不煩居民太守承郡王慶承濟陰華林縣郡民感為之立約自是役史無苛擾一履野無愁痛之聲 衡鑑金石錄作街碑周禮里平以時合釋 鈔注云耆耆里辛治處也若否街碑之至輝輝也

孔子曰故者母失其為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蔽遂為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與並為仁矣回云長者之言 閻氏禁不昌籍時籍已降

後漢書蘇章傳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可太守行部者其意適請太守為設酒有陳主生之好甚歡大罪章曰人當有一天我獨有之遂固辭不飲者其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遂察正其詭禁後諸將皆以為籍已降是謂太祖禁曰籍者知今當于圍而後慶未敢請雖獲文案可失節乎自突納懷將入獄籍邪道之 魏書蘇懷傳時后父于勳勳頗野勁兒于詐與懷懷言通時為大野諸將頗有日命之短后卿之曰豈可不相賣懷曰今日之集秀老懷與故人飲酒之至非翻懷之所也明日公庭送之使人檢懷懷意不為舊文希冀萬一而肆其奸致乞一景松以卒為降盡死法雖不赦囚而呂成父史曰蘇章源懷與故人飲酒似于情原終疑懷情實便自刻薄蓋今日與故者如此則他日於君可知 秦李蔡傳太祖破紹冀州平昌籍復叛似于年史斷句聞氏乃以至為昌籍之姓蓋誤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救傳所謂精舍也又選任彥升

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卓事五臣謂寺觀參矣集韻華陽國志大江自前漢下至魏為有五津始又參立又參精舍講堂作石

五折末後漢書李肱傳肱字伯淮彭城廣人也肱一第仲海季江伯官孝行著聞書孝江詔郡國盜欲殺

之賊兄弟爭相死賊遂兩釋焉但據實文實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遂問其故曰臣已殺賊不言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微者還所被物肱不受注精廬即精舍也又肅林傳精廬建康廟觀有工計注精廬講之舍 文選李善注劉播梁曲曰妨字彥昇梁宋人辭字之美冠冠當時為寧湖將軍始安太守助為定書云 天幸碑曰精廬成入憊數字又有山陽郡人肅林傳曰魏之子良會楚曲阿人 宋吳曾能改漢邊字魏國字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幼奉佛法靜舍於殿內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靜舍之類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劭傳曰隱居精廬授徒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劫精廬見注曰精廬即精舍也 魏書李善注曰精舍為儒士設至高孝武立精舍於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 上臣王說于按一國古注江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精舍禮書禮道書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精舍矣 江表傳云云見吳林傳注

孔北海客王脩教曰椽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

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文辭溫雅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修

教如此原注然忠試諸難恐不可用 全云原注是此文 何云古人不拘今在所題 元折案後漢書孔融傳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黃巾寇北海而北海最為天下有劉備稱 二國志魏王脩傳脩字叔治北海魯人也初平中北海孔融舉孝廉融原居不聽注引融舉孝廉傳云云

孝女叔先施何云雖姦淫字傳焉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孟部者謂傳符

有光洛原注姦即終姦竅道有張帛元折案後漢書列女傳孝女叔先施者姦為人也父犯和隣漏水物故

已喪不歸雄素於父體處斷夫遂自投水死父驚憂絕舌削後

曰嘗父向出至期伯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
水經注三十二河縣長趙社遺東充尼和以水建元十
二曰誌巴郡沒死成瀟湘子鬻米費不得女終年
十五歲有子五歲以養至二十一年一月十五日尚不得喪
終乃乘小船至父又沒處矣自沈見夢告其母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沒父于果浮出江上郡頭上言為之
立碑以旌孝誠也又召益都曹傷曰夢遺書黃氏女也名昂昂乘船載沒父尸不得帶至夜處避顯上天而
數迷目沈溺種十四日屍持頂至于激下出時人為之曰有先洛屍道有屍骨者也此條別引水經注作光緒
光緒蓋古今本傳刻小同耳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章懷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

終篇故特草草耳今觀南匈奴論彘戕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翁翁何為自

鼠兩端老翁即天翁也其誤甚矣
元折柔南匈奴傳論曰彘戕老捷之效多經世之規狠
鼠不端惡行感惠遂復更立北庭及其故處昭示兩漢以

私曰福壽壽天公坐樹大鯢水言即載何恨情之深乎注曰言實德新日逐刊石紀功即宜滅其北庭以兩國

部重兵討殺生靈叛南北信存即是臣兩漢以私曰福斯則彘戕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也前書云老

翁後漢書謂天公謂天公非謂天也高祖云彘戕也公即汝公也傳史遺事時復存其言也 惠氏

云彘為福壽壽天公謂天公非謂天也公曰汝公也傳史遺事時復存其言也 惠氏

漢刊誤 卷劉放 致字贛父其書已佚見於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曹娥碑云肝能無節按歌渡彘蔡神以五月時迎伍君傳云迎渡彘神誤也

元折柔古女死八載曹娥碑曰孝女曹娥者上虞曹許之女也肝能無節按歌渡彘蔡神以庚寅 至五月時
迎伍君渡瀾而上為水所淹 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肝能無節卒於漢元 一年五月
五日於縣江折瀾迎渡彘神溺死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浮體與錢曰
上虞負度尚弟子邯鄲淳子于禮時再窮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明為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朝良問問碑文
成未期辭才不困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明嗟歎不暇遂誣其草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詔曰哀讚其實一也自

云為郭有道碑文選取此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

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全云中郎之晚節如此其言豈能不嗟追其熱知典故則
實有可採者耳○元折柔後漢書郭太傳蔡邕謂廣植曰

委為太傅多矣帝有愆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又胡廣傳廣子伯始南郡華容人一嚴詞空再作司徒三登太

尉又為太傅傳書圖畫廣及黃瓊於為內訟蔡邕為其頌云注謝承書載其頌曰嚴詞山嶽豈不作降降神有

周生用及用允效漢室英賢一后曰胡曰黃勞勳贊氏惟德之淵惟德之數驗茲不負其作心嘗天之丞人有

前有類狀黃瓊神狀載贊稱特進仍執節三事七履其綬奕奕四足伏乞 恩賜黃瓊龍章其文有

許參驪乾白龍極貴功加八元養生以登超計漢平與與一 范詒宗贊曰胡公庸庸情備恭親胡章雖

理標正或稱文曰境名夙知聖國靈是瑞非庸所能為為作頌而無所軒輊故王氏識之 蔡邕傳王允

收書行廷尉府之驗首則足繼成漢史允曰牙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依臣執筆在帝左右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寒食按淮南千要畧

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集善則楚歲時記注云後漢尚舉移書及魏武明詔帝陸機載中記並云美食斷水起於子推燒死母及史記
並無子推被焚之事支周禮曰炬氏仲春以木燧焚火禁於國中注云為春將出火也今美食進節氣是仲
春之未明疑是二月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元祐周尚舉傳舉字宜光汝南汝陰人博學洽聞京師為
之盛曰五經從橫高章光選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云云注新序曰晉文公火介國于推無歸遂去而之介山之
上文公亦不為乃獨其山推遂不出而死魏暹之位也晉見東方心為大火燬火之盛故為之祭人俗傳云
子推以此日被焚而死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覓騎竹馬史通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覓騎竹馬史通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覓騎竹馬史通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覓騎竹馬史通

日華士安而騎竹馬之童兒乃西河郡之美稷也美稷唐為縣在隰城縣今汾州府○元折案後漢書
召字細侯扶風郿人牧畜至行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追次迎拜及問元營河曰自漢來
日關使君到喜故來奉迎 水經注三河水又云馬水南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東流東魏曰郭伋為并州
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行到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及問元營河曰自漢來日關使君到喜故
迎而致去 史通暗或稱東魏記曰郭伋為并州牧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追次迎拜
夫以言陽勝古今共知有傳 它方蓋亦事同大夏故知高曹不可多得兒在童覓騎竹馬亦戲而乘
如何克勝 黃氏叔辨曰史記趙世家田郵謂得朱黃氏傳山西魏材竹則晉陽木無竹也 西屬
雜俎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總長數尺其葉綠每日常竹平安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

注引謝承書曰况草和元年為司徒謝承書誤也 何云注王姓當指○元折案後漢
書處延傳建武二十六年陳留太守王況

光武二十一年東巡路過小壽時延為都督詔呼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事焉之於是聲名遠播二十三年
年司徒王况降為注謝承書曰况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稱名及該說五經志即高亮為陳留太守性
聰敏善行德教亦於十五在程縣起泰山彌仍軍隊過勝勇飛並不集五穀獨豐草和元年詔况為司徒
謝承謂永平十五王况尚為陳留等亦誤也章懷引之而不止其誤何歟 永平明帝年號建武二十一年改
元草和是年丁亥上距建武二十三年壬寅實四十年 王廣立王之玉璽在中畫之玉信看點在中畫之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薨也赤眉葬也明帝即位詔曰方今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 案二句本 豈代言者所為哉 元折案後漢書郭舉傳光武即位於鄗拜
公羊傳又 豈代言者所為哉 豈代言者所為哉 豈代言者所為哉

亡賊矣曰惟宋溫蓋應屬雜志引李使軍遺書無所歸身自時說謂劉西京擊白起之通響如此說早作
光武詔雖曰司徒薨也赤眉葬也使臣下代言其致為是理厚薄作赤眉蓋本此 明帝紀即位詔曰方
今上天于下無方伯若涉薄水而無舟楫天當至重而臣有慮戰戰兢兢有德左右 明帝建初七年
獲白虎帝曰下無明天子下無方伯人主之無長相宜一於斯亦為為來哉 唐鄭玄李衛公集序云漢興
當秦喪書後待使之臣皆不習文史書之書文之儒要亦用每封功臣建子 弟其辭多下為之

習鑿南漢音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詩賦

習鑿南漢音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詩賦 謂晉史自帝魏後皆宜更張然

晉人已有此論 元折案晉書書鑿南漢音春秋為蜀漢人桓溫親親非空鑿也漢音春秋以魏正之
平勳乃為鑿也而晉始與焉 世說注習鑿論者論曰二國之時蜀以為正魏魏受漢禪晉為真漢至文帝
共王秦政猶不負敘於帝王况甄制數州之眾哉 朱子感興詩第五首東失其商刑臣弄天綱西國積秦

夷行必不傾臣矣又麗統傳統子主元襄陽人諸葛亮之於先主先見與善讀大器之親孫也於亮統隨入蜀僅圖維撫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二十六又譙周傳周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幾孔子遺風可與劉向揚雄同孰不出於歲以復長途 唐子西說亮曰理然孔明拜土元父未定為備之說當備謂臣家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言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遂拜家母結交而別是箇長亦有拜友父母之禮 譙周之孫登仕宦死梓潼之難可謂亮先人之恨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主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

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原注太平御覽引 聖賢云 見四百六卷 集賢堂志 備要覽 卷七 昔當郡備 林案 酒呂 疏 陳 唐 志 五 卷 之 注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畧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 何云魏延雖雄 猛不可專任且 蜀兵少則不可以勝敵矣若得韓信又已足觀中固當別有奇之時○元充亮蜀魏延傳注魏略曰夏候 稱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與羣下計議延曰夏候祿怯而無謀今假延兵五千置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 嶺而東營于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敵聞延至必乘隙而逃走備聞延兵之要定周食也曰東 方相聚而攻必足以遂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曰死於治戎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略於將畧 魏書毛 儵之傳儵之請惟曰昔在蜀中間長老言陳壽為蜀高門下書佐得捷白下故其論武侯云應將將畧非其 所長蓋通云蜀老儵存知葛亮之多狂蓋即謂此

三國魏有篡弑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前庸主戶位而國無內

憂昭列武侯之規模遠矣 魏後後主謂諸亮曰故由葛亮則蜀人又爭歸國志云諸葛亮至後 主所能及其筆毫○元圻素魏司馬師屢督王芳而立高貴鄉公髦司馬昭殺高貴鄉公而立芳道鄉公瑁主 司馬懿廢陳留王奐而自立孫資廢亮為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廢孫資廢休太子奐而立孫皓 呂 成公史說曰諸葛亮治蜀規模死後猶足以維繫一千年以劉禪之庸而蜀不亂自緣當初收拾得人才在故 亮死後將將代之後漢元代之尤之後魏齊代之宜置賢者此亮之現猶有以維持之也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家在武 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 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 以上水經 十八卷清 南軒所謂 將北注云

此可以禪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畧載瞻及子尚死節事 河云 武侯傳 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 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 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 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其精 此宋 于答何

隨江布勢瑣石為堤前墮墜門後倚却自縱人戲謂云內面墮月九六鱗差江自眠來欲恣端傲驚雷
迅馬不足以敵其雄也從軍變處不足以為軍力也裴斯石載驪駟槽知幾何年曾不一爪足非大前受神
所傲者歟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語

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止殊魏元成徐鴻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

用之易地則皆然元祐宋徽宗時韓琦司馬燾有知人鑒辨宛見韓燾於素樹上統坐在位下
共語曰燾室後位與之汪履陽記曰語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燾
模為水鏡高德公語也 宋哲宗時韓琦老哲後韓琦歸必與韓人居艮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躬耕田里
著葛孔明每至人家獨拜公於牀下公殊小止上其履履少德公十歲以兄事之 劉勰入唐初語曰魏徵
有入志不取小節隨末為道士初任李密密敗劉勰 唐天行山人每聞琴道士徐鴻客字通大壽地策一編
於李密密乘進取之機因王馬之鏡海流更始語云魏徵獨夫號天下號其司馬燾者 鴻客
晦昧林野莫知所之 文苑英華六百八十八載李若徐鴻客書云替我與運今也其時曰頭戴冠褲席相

郭艾取蜀行險以徼幸閻伯才辭里陰平橋詩云魚貫贖師堪坐縛爾時可

歎蜀無人何云郭艾之歎入固曰徼幸然非歸師也未嘗語用字不穩據此 方漢山至特三豆老泉
亦云非劉禪之庸則百萬師可以坐縛○元祐宋魏野傳又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
餘里又種運將困於危治艾以理自募推轂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將馬隆降
老泉詩曰種書心術篇 陸放參差劉關感歎 魏野詩云首登英雄有屈信信機變化亦涉險途至 蘇非難擊

如此江山平行人亦闔怕之意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掣庸兒是天意滑上空張復漢旂蜀

民已哭歸師至嘗笑陣竟何為長安不見莫官儀郭艾老翁誇至計譙周

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愷蜀漢始終盡於此矣說齊云人心思漢王郎

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全善書中再說此語甚感李漢也補虛
山詩○元祐宋野又深自伐著蜀士大夫曰
諸君賴遺算故得存今日耳初遇吳漢之徒已為破笑矣曰美惟自一時雄兒也與其相傾故蜀士大夫曰
灼傳為廢遺理漢文曰七上公反欲何求 蜀漢傳郭伯才入世後主使董臣會書周上書曰易曰亢之為
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知命而不可必也故齊
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承授入子難不自應尚未明而後與人惟聖人入乎聖人知命而不可必也故齊
聖而歸武王豈所登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來 唐呂武武倫記曰夫民無歸德以為歸歸則忠則忘
其忠也不可得也其言也亦可使思焉漢漢方休矣李無政王矣欲懲威寵德符命賜之以威罰之以神使
人心漢卒亦不可得也說齊論蓋本於此 宋史紀事本末魏元景公五年四月帝朝年十一 陸秀夫與眾
共立衛王年八歲矣帝遷居新會之崖山崖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衛元帝
萬歷庚午年正月元順帝歸至崖山或謂崖山在北海以長師塞海口則亦不能進蓋張世傑之世傑亦
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於敵今日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汝決勝負 蔡行朝皇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
在海中中外砲費以天兵四周起樓櫓如城堞為死計人言元帝之崖山北渡元順帝不可進夫觀說山東而

南入大洋國世傑之師相遇薄之巨出奇兵斷首直及洛格世傑母堅不能動玄範乃載斧泅水以言伯乘風縱
火焚之世傑斷絕皆塗泥流長不可拒火舟不焚去範無知之時世傑有物繫在元軍中玄範二使韓招世
傑世傑曰吾知降生且當言但蓋不可移耳玄範乃命天祥為書曰世傑天祥曰吾不能釋父母乃救入叛
父母乎固念之天祥書所過零洋詩與之其末云生自吾誰無死死國取丹心照汗青玄範復遣人語軍
士曰汝欲飲相亡去玄亦相亡孰欲復欲何為士曰亦無從者玄範以舟師據海口世傑生年節節嶺海
人飲之木飲飲即驅泄兵士大困一書玄範乃四其妻無意將曰宋舟西離崖山潮至必乘急攻之世傑南
相救世傑渡不能復前時世傑知軍去乃抽槍兵入舟中得軍大憤元軍薄中軍自募國兵四萬餘人
北擊敵兵渡小舟至所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臣等當為國死死國是皇帝已其陛下不可再拜即負
帝同病帝年九歲世傑哭之海濱世傑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及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
退別立趙氏以存祀其令若此豈天意耶風雲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又喜躍於為嗣之初大饗於晏服之中不但以位

為樂而已其真莫也嗟然自以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

原注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喜於松柏下為詩云
樂至憂復來又云可不及硯情其未流至於阮籍德法法二自魏文兄弟始○元圻家範辛毗傳在世謂曰毗
女驚憂適太常山羊耽外甥夏侯湛為其傳曰曹爽聰明有才藝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
立拘毗頸而喜曰幸者知我喜否毗以告曹爽曹爽曰臣不代君主宗社社稷者也代君者不可不敬主國
不可不謹且賊而喜何以能久魏氏其不昌乎 魏文和帝景二十五年改為延康元年七月重次于譚大
饗六軍及魏文名百姓于昌東注魏書曰改夜樂自魏武成曰魏異重之愛而改樂變之樂始於魏之初而墜
王化之基及至曹芳嗣精一志忘其至慎以謹先驅之曲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正德之不遘世之期
促也 魏文紀注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促也 魏文紀注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晉傅元武帝泰和元年上疏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

見晉書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

以禮遂至苦節蓋指黨錮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愚謂東都之

季或附曹尊上漢全惠化為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傅元之言得之何云或

錫建國自殷豈可覆之附曹之列南宋人有持魏太鞍布反使亂告賊字法無可加者此類是也然其病皆生
於讀書不詳考本末 開按魏武鍾昭之辭辭然○元所案程氏遺書十八劉元承評曰語曰素以儒居
世祖書而亡漢與魏其笑必自覺德崇經術之士故魏有多宗經師古義義理者眾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
艾謂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節節和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
士變而為曠蕩尚虛無而無禮法注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
隋高祖一夫不唐有天下如自魏開元間雖猶存平然二國不正無若臣父子大補其原始於太宗也不若
臣不臣故魏不不實權臣跋扈號美有五代之亂至四國十世可知矣推此數端 唐初是與魏德魏書曰
後漢高祖有節其傳者故其人守名節 善門謂曹芳持魏太鞍反也蓋一國志謂魏傳注世之謂有多議或
以魏魏氏以傾漢祚若臣易以實或之由魏晚節耳莫經救遺移功既遠義亦為易劉宋以前已有此論
或之初見魏氏也魏武大悅曰吾之子房是魏武固以漢高自居而或之說魏武亦曰昔高祖保漢中光武據
河內皆深究根本以制天下矣州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及曰今與公爭天下者誰矣紹見此說經于為漢者
即其勳漢家迎獻帝不過曰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耳身伴者尚高堂之切其實亦欣云子以令者侯儼大

義以強國強國強欲為尊者也情所事非桓公耳交代漢勢已成始阻九變之議以為君子愛人以德養國
後升不為庶庶而後制之豈可及哉或能擇人而事者身昭別協心以明則漢室可與不與王在王自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 事見晉書 苑蜀公 策問見
刑法志

一百二 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 莫真律疏以者與凡犯同准者
十四 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 莫真律疏以者與凡犯同准者
等科罪各名彼此各同科此罪其有變於先意者 宋宮公 名臣封
情後經之者意盡而復明表支雖殊而會一意

此六經之亞文也 闕按宋子解曰謂士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生之
和三年初魏侯侯師李悝者法得六篇商君受之以相兼而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矣十篇又有全三
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世增損雖經後人各名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
萬六千二百七十一條七百七十五篇餘言覽者蓋難悉乃知但用鄭氏章句又詔陳羣劾勸等制約漢法制新
律十八篇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台百十餘篇於正令九篇為據於章羣劾勸等制約漢法制新
律十八篇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台百十餘篇於正令九篇為據於章羣劾勸等制約漢法制新
律十八篇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台百十餘篇於正令九篇為據於章羣劾勸等制約漢法制新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獻奮巨姦之兇若王凌
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世邱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
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為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

忠於魏者為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末者為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
令亂臣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

之難其後嵇康亦以 附見殺又云王凌受伐釘之事必出晉史之誤通鑑亦誤宋之文云隋史於討運過以
其名臣不加甚然亦僅矣○元所安魏王凌傳受彭象太原即人叔父元正始初安魏王凌即軍事外甥
令孤鳳為秀州刺史凌受密計謂曹王不任天立彭象太原即人叔父元正始初安魏王凌即軍事外甥
乘輿出外置王凌凌受密計謂曹王不任天立彭象太原即人叔父元正始初安魏王凌即軍事外甥
曹爽之邑人也魏王凌凌受密計謂曹王不任天立彭象太原即人叔父元正始初安魏王凌即軍事外甥
驅走凌即後見夫叛魏不自安朝廷微知疑有自謀心甘願三年徵為司空詔忠遂以車駕果從大將軍
胡奮斬之 鄭漁仲通志自叙曰曹魏指吳蜀為寇其朝指吳蜀為僞南詔北為秦漢北謂南為島夷其首率
大有宋凡史於不自名為逆黨竟象劉豈九牧之徒自說九鼎 史通曲筆論云漢末重承取節首初之諸
葛田田與而有劉表妻 周淑而有王諱討逆斯皆承承殉國視若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並將何以
激波討逆呼者屬突曰行年八十名 史通即述王凌自知罪重意蓋出於此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驢子萬機論 見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 集總北史文苑傳呼明皇御歷文
種者如麟角牛毛本麟論○元折柔魏師濟博子通在國牛何人文字踐作濟上萬機論謂善之應巨頭車
將軍封昌邑侯侯遷大尉 唐王季白名其且麟角集亦取驢子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胥事詳左傳下不如朱生豆謂之正關控正即貞未建諫

故可乎元折案晉書示宰傳安不獻王字喜次弟也皇帝執政常自是損多逢廢立之際未嘗有諫交武帝受譴陳留王就金雞城字拜辭魏王字元流深曰臣死之日回大魏之純臣也臨終遺令曰有

魏大祖將臨崩司馬懿司馬懿司馬懿不伊不周不美不惠不貞不道終始若一五代中與諸王全酒醜取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祿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原注謂祿服飲食難曉也俗語有所本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

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全云文定之贊未安蘇學之言亦未嚴林宗幼安使適治出非未臣不

北漢梁庫下下亂亂入孫慶金行於海外遂至遼東處於山谷文帝即位徵舉孫慶孫慶即志幼安

為天大夫固辭不受皇用謂高士傳曰凡徵節士至輿服曰隱士木橋上覆五十年不壞其橋

上善願魏賢後漢書郭太傳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士不違親貴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

友少非漢人即賢者避世之謂

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鄂鄙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

為天子立郊于鄂見何經曲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于鄂權

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末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

見孫權權注權之識見高於羣臣矣漢儒不及也集證唐志雜史續漢書江表傳二卷○元折案

權注權注權之識見高於羣臣矣漢儒不及也通典四十一禮一註孫權初權欲於武昌

祭南郊生用火社後自以居非土上脩殿本在兩郊道上文堅尊號為吳始始以配天至陸機贊曰論謂

權踐踏天位而自立古類上帝拱揖置孫權權本元元年權祭南郊禮禮漢命之說為得其實

孫權破關羽而昭列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案魏志云羽見魏

年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權亦漢賊也何云其論舉本于裴世期○元折案吳諸

上國雖曰主權動末可必受為賢或遠慮者其初孫權權包顧心助魏陸遜言謂前聖平動主之師行曹

公移都之曰孫權之規於茲而止朱子語類學考古知曹操之為漢賊而不知權之為漢賊也有權有廣衆

復漢至自當與先主協力並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頓得起時便與他舉例如魏取關羽之類

諸葛恪終于元禮傳注盧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

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原注亦文偉謂曹權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

韻四十樣引何氏姓苑有况姓盧江人元折案吳諸葛傳志林曰初權病篤名恪輔

政臨去曰代政之曰世方多難子為事必十思恪

答曰昔李玄子二思而後行夫子曰思思可矣君幸格十日明格之考也代無以各感言曰君親人仗蜀蜀人禦之十馬獲甲羽繳交馳費壽時為元帥詔來敵圍思慮無厭倦欲請別讓君必能辦助者也況長思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為憂國之國而方大敵所找所圍唯子與戰何可珍之有餘矣然無敵斯乃性之真隨不防細微不至降人郭脩所害至非亦見於彼而禍成於此故往問長思之說又傳今觀元遜之遊岳侯事體同致迫而書之可以驚發於後亦世罕言也言書儒林傳虞慶事仲寧食譽餘人喜少力操履不越事心德德為志林二十篇 唐書志何天姓死十卷

嚴峻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 事見魏志何天姓死十卷 陸遜之薦淳于式有晉祁奚之風 事見

吳安得不興乎 元圻案吳嚴峻補陸子才彰彰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二禮又好說文張昭追之於孫權以為新都尉從事中郎及魯肅卒權以峻代肅肅兵敗前後固辭峻素事于陸軍事非才而濟奸侮必至發言無假至士流海難乃聽呂蒙傳肅軍五年陸遜傳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在取人民於處所存後後語謂言不稱式佳事權曰式白君而君聽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還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免 元圻案嚴驥馬行崑山為黃祖所害小字聖公匡江邊黃單騎出卒遇策為所害俱是奉傳 孫權傳權征合肥未下徵軍邊兵告道路權與策統日軍等在津北為張遺所襲權乘駑馬超橋得去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綽有叔孫昭子之斷 事見昭 吳之賢君也 全云其後李一庸王耳○元圻案孫休傳永安二年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任事之嫌自捐司大射鈞斬殺在君為君遺德還郡勿令自疑文休聞孫遊議驥與吳布圖計十一月戊辰賊自偵馳買入倉并殺認武士縛

孫峻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比之无首無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何云於時吳之善德蓋矣權之臣尤

吳奕涂塘 赤馬 晉兵出涂中 紀帝 涂音除 廣韻涂音魚切吳韻同 即六合瓦梁堰水

日滁河 孝九域志廣州之縣楚之舊言也 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 原生改滁 元

和郡縣去滁州即涂中 集證士氏地理書釋曰滁和州今合稱有涂塘吳亦稱中道兵十萬斷涂作塘諸書曰滁水上立清流關及梁堰有東西及城城高置秦郡治

楚莫教扭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此桓十一 諸葛恪東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

在於自用 元圻案魏齊王芳紀嘉平四年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吳十一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

在君為君遺德還郡勿令自疑 文休聞孫遊議驥與吳布圖計十一月戊辰賊自偵馳買入倉并殺認武士縛

多死後檢格

史通雜說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晉裴啓撰世說梁劉義慶撰搜神記晉干寶撰幽明

錄劉義慶撰是也曹干兩紀孫權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復甚多

原注曹芳之書言紀孫盛遺書陽秋○案知幾自注云又論贊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

人遠華史班近宗徐爽臧子止亦謂晉中叢凡最甚八集證晉書序云勳備員觀十

晉書於是奏請許敬宗李濟陸元士劉子驥孫孤德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功勳亦以著錄

書爲史然史官多文詠之士碎碎事職爲錄○元折案孫公武謂書志曰歷代之史惟晉書最善可以

無辨然其多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諸書證多之言至於取沈約之說蓋元帝爲牛氏子二類亦不可

李華作蕭穎云晉謂左思詩韻原注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元折案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曰基業則難

頓採集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變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辭主稱德典刑以維持

之也故延陵季子聽竊以知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王化始於閭門干寶述

之王情實德而惟藉其命繼及妃后男行四殺榮榮乃禮道盡廢晉之亂由賈后始也故蕭穎主謂近王化

根源又選注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合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鄭國史漢紀起宣帝芝意五十二許論

切中成稱善之唐書文苑傳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辭科華文詞韻騁少安俊氣灑士健爽

自謙時謂不及而華自疑過之

放翁豈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晉主之南遷愚謂豈城一劍事出雷

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史通所云莊

子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萬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而唐史官之

撰著皆不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原注豫章記見藝文類聚○元折案莊子外物篇車轍

江之水而亭鮒魚然作色曰吾夫至常得升之不然吾耳君乃言此言不如早交我子枯魚之肆文

選馬腹爲馬腹乃鳴見皇鳥覆翼曰不能言謂非謂顏師子漢書劾曰沈說非當謂斷說述苟出異端

徒爲短九狐稱篇無取焉晉書裴華傳勳劾舉與豫章記同

晉元帝爲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正觀史官脩晉書

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爲非而致堂讀史

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何云休文晉書不傳而宋書符瑞志中尚存此說○元折案朱書符

飲善酒美酒飲飲取紫雲金名好可大用云何書之皇帝曰汝志石掃馬後有牛半元帝母夏后氏豷瑤姬

國小史牛人殺通而生元帝魏書信司馬獻傳獻字泉文晉牀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襄和武王仲伯生

養子觀親 妃夏后氏子 魏與金谷通等 駁 晉書曰 傅贊曰 呂妾 亂黃雀 化子石文 意者 金行 意能 蓋 應 指 此 事 史 通 孫 撰 曰 沈 氏 著 書 好 詆 斥 代 於 為 則 故 造 奇 說 在 未 則 多 出 謬 言 前 史 所 載 亦 證 其 謬 矣 而 魏 收 蓋 附 北 朝 九 古 南 國 承 其 謬 妄 重 加 譏 說 云 司 馬 獻 出 於 金 劉 駿 上 洛 路 氏 自 曰 王 幼 曰 沈 約 晉 書 造 奇 說 云 魏 郭 園 在 牛 者 與 夏 后 妃 私 通 生 出 因 遠 殺 夏 帝 以 毒 酒 殺 生 金 符 蓋 其 狀 因 此 方 云 馬 獻 晉 馬 王 金 子 也 未 孝 王 曰 收 以 獻 為 金 子 計 其 年 全 不 相 十 舊 唐 書 元 行 沖 傳 曰 初 魏 明 帝 時 西 朝 谷 璠 石 有 十 繼 嗣 後 之 家 魏 收 舊 史 以 為 晉 元 帝 生 子 之 子 晉 姓 司 馬 以 應 石 文 行 沖 推 魏 事 迹 以 後 魏 郭 成 帝 名 健 繼 晉 文 帝 考 校 論 議 著 以 明 之

演蕃露云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即馮馬充多潘尼為太僕歲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為乘輿歲見晉

書非太僕歲也蓋誤以二事為一全云續晉書卷大昌撰 集書唐志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卷晉 秘書監傳載 御覽一百三十 職官志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卷晉 秘書監傳載 御覽一百三十 職官志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卷晉 秘書監傳載 御覽一百三十 職官志

大僕留心於養生是以馮馬充多其後征正得以前事。元所案漢書卷四十四及書心馮州錄北三十三心何預馬而謂以為為改也與思無犯思馬斯但正同一理也凡元而上存心審官則過事無不曲至善哉未事亦亦遂稱此心以之享息故馬亦嘗庶也此由未觀本之論也昔郭展為太僕云云晉書潘尼傳尼子正叔侯從子種嗣書郎轉著作郎為乘輿歲其辭曰王者孜孜於傳授交於開通繼廷爭而折備將祀而承焉至於歲現諫之順者為獨顯之政宜試探而述之不敢下至尊之號故以乘輿自稱 歲中無序列到罷事四庫全書總目部雜家類漢書卷十六卷續漢書卷末在元大昌撰紹興中春秋繁露初出其本不元大昌辨其為偽乃自為一編綴之而名之以漢繁露名勿與故考說詳明實有資於小學 潘尼乘輿歲亦見 藝文類聚十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亡亡按殷芸小說晉庾

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答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

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其懼元所案明通廣皇后傳后生二惠美公應元帝時為太子妃明帝 即元子高皇后成帝即位臺臣奏太子幼冲且依虞和黨皇后故 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皇后及蘇後作逆京都傾覆後以憂即薨和黨后故 持尺威帝梁鴻終難毀髮以驚 庾亮傳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瑛馬亮受遺詔輔幼王太后臨朝 政事一決於亮亮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之而擊亮兄亮宗帝至近屬宗國族元名又先帝採擇天下政 以亮期宗宗史臣曰亮智小謀大味繼嗣之憂國乃高麗等國安國之長家誠善見其物禱稱其枝本尺牙 垂訓帝深念於亡亡 梁書於亮傳字字淮蘇陳郡都安生人性儒儒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無雜書勳勤動 學博洽書畫百技書司徒左長史 隋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安右長史殷雲撰樓瑛孫曰明書曰云或 顯劉鍾圭也今此書首題泰漢魏晉宋諸帝并云孫殷雲撰則非劉鍾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 中鈔集或稱南朝至皇祖廟未祧時遊識也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

在須臾厭厭時復隆富貴俯仰閒貧賤何必終梁元帝詩見魏書卷四十八 三國志王粲傳注引之 其有感於 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道春秋之詠 何云勸進者自斯什若嗣宗代車尚未可 攬之亂散也豈聽操操不得為大夫夫耳

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道春秋之詠

為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始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是之謂知天 原注驗見張衡西京賦信矣江南賦 集謔西京賦言大帝說素穆 公而擊之獲以豹衣廣梁亦有群焉乃為帝築鷲用此土而賜諸朝言注 虞喜志林曰晉曰天帝許妻皇金諫隕石墜吳江南賜以鷲衣而賜素大何為而此醉。元祐案言謂夫及志 亦不難也。至咸寧化天關安西將軍庚翼與父書曰歲星犯天關云之關梁素分比也江東果無強故江連 亦不難也。石李麟頌年再明關不通信使此使也夫公憤道無足事之之意也。李德裕字元鏡者實強論曰 昔秦時得金煉謂之大群曰天之常醉故昔世惟信於錢神漢曰不欺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德氏樂 一觀之飲皇柔忒配不掩衣衣儀林相以被髮皆為薄命之人矣。

何曾荀顛之孝論者比之曾閔 案書何曾傳曾子淑孝陳國驍人徵拜侍中曾與妻政宣 其親者其善者何侯于其荀侯平古稱曾閔自荀何。 夫以

孝事君則忠不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顛之罪浮於曾之騎者禍 止及家顛之姦諛禍及天下 元祐案何曾傳曾子淑孝陳國驍人徵拜侍中曾與妻政宣 帝孫侯曾亦謝病疾諫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武帝 子幼為太子廢者簡實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一萬為賈子過過子終位至侍中尚書官以繼正名實者 修過聖劉國曾曾謂之於東海王越孫誅殺又荀顛傳顛子景清舉大尉或之第六人也時書曰遷司空遷爵 鄉侯顛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般縱減性帝陵降進爵為公顛明二禮知朝廷大儀而無異直之 操唯阿意臣臣於荀顛費參問初皇太子將納妃嬪上言曾充女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書說於世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直去州郡武備其深謀遠慮非清談之流也

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然戎河足以比清猶磨之於玉也 河云前山王是一 時清惑之亂全

云強絕絕以出任則謬矣。元祐案通鑑晉武帝紀咸寧五年杜預表請以吳帝許之廢山濤退而後言曰 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懼豈非美乎。晉書山濤傳濤子源河內懷人也吳山之後帝詔 天下窮事皆不海內入安州郡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濤因致書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 州郡武備而時或隨時以濟之不擊孫吳而置吳之合帝稱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及永寧之後吳有 變難被賊衣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言。文選五君詠沈約宋書曰顏延之領步兵營 過陳義不能對高時濤言于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 王戎以貴顯被黜詠頌曰嘗謂有時義難性難能明詠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歎沈約成曰屢辭不 入官一麾乃去守詠刻冷曰窮已沈約詠知非義濤言存也其一則向秀。王戎傳戎子濤迎孫都臨沂 人自經典選未嘗進樂籍選禮名但領時洋派戶請門送而已性好興利每日執子義書後計算嘗若不足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語上 東門嘯浪悠悠之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纒

四十五年女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 原注近世曹妃之冊以壬辰而宋之禍亦以丙 子夫。閏按壬辰為宋理宗淳熙五年十二

月胡進才人曾氏為曹妃以道之姊也。元祐案曹氏傳才女子及閏文連任備進說充魏朝中亦自以為夫 職將鑿石陷殿下之陽幸有易私焉充以誓告曰公國之軍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乎然足行也辭之

近猶得道與焉近親而若無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蓋亦深疑之 朱子數開于之數可知南軒先生之論語
葛藤未究過刻

桓元篡逆下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

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汗簡贖 全在此處言亂賊之性耳不然新莽歷唐垂其不能長世亦與
元等○元非宋祖元傳元自以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詳列

且以王莽九廟見議于前世遂以一廟廢之郊廟廢二日而已秘書云下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
胡致堂讀史管見曰下承之言所謂不能二帝而祭總功何輕重之勿審歟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章忠不見裴頠辭張華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

於劉聰爲之討美而死非爲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

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

李義府與兼筆焉長烏知蘭艾櫛鬻之辨 全云譚延廣傳而不傳此晉史之所以謬也○
元非宋忠義義傳字子節年十二喪父裴

季平之哀慟成人歸而命子願造焉許行不見願爲僕射數言之張華華辭之辭疾去起人問其故忠曰茂先
華而不賞義憤然而無庸棄典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所宜行耶後仕劉聰爲主老茂先附討魏光失盡不
困死又有傳晉字伯容劉元海之爲北軍十言說稱曰元海今去晉詩爲賊下促之不扶節討魏光失盡不
以高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本傳又劉敏元傳敏元字道光亦慕亂自齊西奔同縣官平年七
十隨行爲所劫敏元請以身代魯曰義士也犯之晉義勇俱矣之後任劉聰爲中書侍郎大尉長史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

先儒謂食薇飲水之旨銜木填海之喻 安瀾明擬古詩云饑食首陽薇飲易水
流譚山海經云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 至深

痛切讀者下之察爾顏延年誅淵明曰有晉言徵士 謝見文選李善注用法盛言中
淵明曰延之爲始安郡道經尋陽

常飲淵明自曰曷意爲文淵
明卒延之爲詩極其忠致 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 宋朱子綱目於宋元嘉四年
十月書晉徵士陶潛卒 南史

立傳非也 陶詩曰淵明春宵王至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飲飲水之言
銜木填海之喻至沈痛切讀讀者非之察爾 誠以夫大矧曰淵明卒於宋時晉中典書必未立德宋書入之隱

逸其不仕之節突得顯微歸幽之意若後後傳議則前史既未有傳新史又不可傳必終於湮沒無稱豈
通論乎又曰淵明立傳昉於沈休文宋書南史特因其甚耳

策扶老以流憩 歸去
來 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元圻案後漢書高靈傳同郡郭舉順
字君仲亦以至孝稱注汝南元覽

傳曰蔡順母至孝并持棒杵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故有扶老藤是也
據注法應節可以爲杖 陸璣草木疏襜褕節中應可作杖以扶老 北齊書 爾雅釋木

淵明與子儼等疏潁川韓元長謂韓融 風注經子
後漢有傳 濟北世雅書謂祀 原注書書
有傳集云

范曄春秋南史記初春孟嘉書讀治字之嫌 何云南史似作于大宋時至高宗時成○元圻案南史應選傳
潘安字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汝輩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鄉佐入

十而啓兄弟同居至於沒錢濟北沈幼登當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及其憤歎後漢書韓昭伯詔子仲黃潁川舞陽人也為高長駱聞其娶相戒不入囊券子融于元長少能辨理而不為置可擊戲而初至大履年七十卒晉書謝安傳謝安推善濟北沈幼登命泰備泰教誨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安賜常王叔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金種子戒子勳引謝明此書作沈稚者涼有主薄沈稚見通鑑晉紀四十四記音凡

朱文公答呂伯恭書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二篇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

云張良息報韓襲勝恥事新但擊吾不就舍生非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

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也題詩庚子歲國核淵明十題自謂羲皇人手

持山海經頭戴漉酒陶晉書陶潛傳都督候威逢其酒熟取上葛巾漉酒畢還後與輿孤

雲遠辨飛鳥浪淵明雜詩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見廬山記集不載何云此詩唯見然

已非全篇矣○元坑案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廬山記一委宋陳昉前撰昉子令蒙蜀人唐居曰白牛村因自號白牛居士慶曆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一應官於外郎監軍中出山廬山以不奉行書面法諫南唐監稅事昉見宋史本傳昉前論言時喚致任劉演游覽廬山嘗以六十日之力盡廬山山水之勝而盈種晉雜詩昉見宋史本傳因探其說參以記載考據博非後來廬山記勝諸書所及雖缺四五兩篇猶可寶貴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按風俗通載初祖形為汝令賜王薄杜宣酒風俗上

率奇事易天貫虎石死孟憲義路同皆有一出漢書李廣出獵見流射之沒天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雜詩外傳能張子夜見皮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推無射晉書廣賜各酒盎中有蛇既而疾風塵塵聲雷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形詭杜宣酒盎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飲酒蛇乃為蛇耳意深解一事於人名俱不知孰是樂廣事見本傳應形詭杜宣酒盎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飲酒蛇乃為蛇耳意深解一事於人名俱

蒼蠅傳故異死以為晉明帝符堅載記同

李始保諸書傳作之稱叙叙彭城人起家小丘參軍元憲一至於為給事黃門郎大始中卒其書言神怪之事卷數與隋書所載相合異元一晉明帝嘗欲肆放乃勸去云左右下惟作認有太蒼蠅觸帳而入茲於筆端漢史亡武帝竊疑焉令人尋看即蛇所巢處觀鳥有故晉書符堅載記上初堅之將為叔也突王猛狂醉空頭為竊疑為故文有一大蒼蠅入一白羅巾集於筆端既而使人拔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竊今大赦有司聞竊初外罪推之感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晉今大赦須臾不見數數曰其向蒼蠅乎豈曰欲不欲莫若勿為蟹無變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有其此之謂也書載應隆時時曰又有符堅鰲為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于非辜未嘗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

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魏書同

之例魏書已附康十七子傳晉史後書○元坑案晉書嵇康傳康子叔夜護國經人也其先姓奚嘗入晉書

以舜矩徒從疑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通鑑魏元帝紀景元二年山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

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勇武昭聞而楚之康與東平呂子親善安允異議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猶會諸康嘗欲助師即依昭遂殺去及康

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之言昭之惡甚於師元

安晉靈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已過過而業盛計謂謂矣 二國志魏晉王芳紀嘉至三年在漢晉者秋日母阿儵王相果軍敗各燒而走朝議欲殺阿儵謂將軍曰我不罪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將軍將何罪 恭而足之是德也則失陳泰志教子芳芳討桓範在之末業二郡以而雁門新與二郡以為遠役為司馬東關之敗朝王曰此我過也非元伯之言文士備傳注王隱書曰情一千名議司馬文王為安東康為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議曰責在元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妄罪於我孤邪遂殺之 胡氏讀史言見曰師引二敗歸己非自反之德蓋悔殺王儀而為之說以兩事為一以前為後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

論也 元并案晉書友博劉殷字長慶新興人也殷父衰毀過禮服喪三年不見其毀賢王問師之拜新與太守水曼之亂漢子劉聰舉殷而擢任殷妻主持得十大守諫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 諫中節見賈誼諫股言事君幾諫之非故原齊云爾

于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
元并案于寶晉紀總論曰晉之興也功烈於君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雖多難之時務仗英雄謀燕然以實事不及條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過難故遇應置啟晉王不明不德思庸於毫高貴沖人不待優子歸 祖過福代之期不暇待參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循號之國十六而晉敗其一原注 其二原注

不可以清談議晉 何云感慨深矣 闕按此王氏得毋自傷其本朝乎 元并案晉成帝紀

晉簡文詠庚闢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孝靜帝關本無 帝字 詠謝靈運
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全云傷德詭之北行也 元并案晉簡文帝紀先是秦魏太極西廢及帝嘗詐笑怒又太極帝甚惡焉時中書郎却程在道帝乃引入謂曰節之長短本不欲小計故當無復前日事却起曰可 馬邑溫方內顧社稷外恢聲非帝時事臣以口口侯之及程請帝命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父家國之事遂至於此因誦南園詩云遂泣下霑襟 魏書孝靜帝紀帝有孝友風齊又襲王福事其忌焉又襲齊侍飲舉朝曰臣當勤陛下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又風怒曰朕甚拘縵朕文華使臣季行欲奪三季帝而出帝不堪屢辭謝靈運詩云云及禪位下御座步就東廂 詠謝靈運後漢書靈云獻生不願身機國也終後四百永作虜餐 宋史紀事本末帝嘉德祐二年先是元景帝迫逼柳岳岳奉書如元景既還陳自中復道又岳陸秀夫曰節辱等天權任納幣不從則請種族伯顏不許至是乃命用臣體陳自中辭之太后居位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劉昌奉表稱臣上尊號漢寶鏡箱二十五萬兩正二月伯顏至臨安城時福王亦自紹興至大皇帝太后帝欲與相見伯顏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問月帝及太后覽元軍北行元王履帝為漢國公

即位駕卷于石赤縣之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業開禧死自原可圖矣看温自慕容恪尚在所憂々大耳

宣帝紀論竊鐘掩耳以眾人為不聞出淮南子

元祐堯咨帝紀唐太宗示御製論曰夫征討之策豈東顧而西顧孫佐之心何所思而後亂政明掩面欺欺為以成功石動肆言笑好固以定業蓋自過當王而終見唯後代亦猶掩掩耳以

來人為不聞竊息金鐘市中為莫親呂氏春秋於論曰知篇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買而走則鐘大者莫有以推致之鐘况然有言惡人聞之而害己也適掩其耳淮南子說山荆氏之敗自腐其鐘負而走者莫有以有言惡人聞之遂掩其耳惟人聞之可也為掩其耳悖矣淮南蓋本呂覽

楊盛不改義熙

晉安帝九年改元號其志如陶靖節執謂夷無人武

元祐堯咨帝紀唐太宗示御製論曰夫征討之策豈東顧而西顧孫佐之心何所思而後亂政明掩面欺欺為以成功石動肆言笑好固以定業蓋自過當王而終見唯後代亦猶掩掩耳以

云皆深傷宋太子之罪人也○元祐堯咨宋書曰胡虜與虜言水北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為豪族漢書武帝安中有楊賜者欲徵大帥騰子駒從仇富子希以盛為仇也高祖陞陝西將軍大將軍加封中水初五年改封武郡王以長子元為武王世子武郡王雖為晉臣猶奉秦朝○號號謂元曰吾年已老當為晉臣汝嘗事宋帝故元奉秦朝

袁宏以伏治比肩為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温之九錫恥安在哉

全元此指袁李載言

立名節而不終○元祐堯咨元祐堯咨袁宏字彥伯性強直道雖被溫逼遇至於號論每不可屈世說新語八袁虎伏治阿在桓公府桓公每游燕輒命袁狀登靴之恒款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然虎伏治亦何辱如之虎袁宏小字王彪之傳温過疾諷朝廷承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謂云曰固固才大安可以此示人間彼兩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還洞矣從之温亦尋棄謝安傳使袁宏具此安見輒改之由是固不就不會温雖變命遂殺文苑傳伏治字元度平昌文郎人有才學少知名桓温引為參軍從從袁宏與王壽陽以淮南贈袁宏論論自白自准傳且載其文餘無復詞矣多伯何以羞與比肩而厚責報之為知恥當更詳

考元史一百七十三葉李傅李太白一字兒王杭州人宋景德五年世祖南伐會宗崩世祖班師袁賜團解買似道自諱曰為已功益歸恣李乃與同舍生陳橋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及似道知書奏出於李嘆其當朝良貴誣李信用金師靈屈數潭州會宋亡師賜為春山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賦行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即授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過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云士君子感賜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過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

謝選傳孝武多賜近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選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為手

詔詩章以錫侍臣

闕本云錫元板作賜

或文辭率爾徐選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

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

事見孝武紀

此二事也晉書以為謝選通鑑以為徐

選必有一誤

閩按通鑑亦本晉書書林傳○元祐堯咨謝安傳見謝安傳選字茂度性剛剛頭有理識眾選侍中時李武傳徐選事與徐選事不雅者選輒焚之其他侍臣被詔

者或宣揚之故覆者以此多選儒林傳徐選事與徐選事不雅者選輒焚之其他侍臣被詔招延儒學士謝安案以應選選欲聘時帝好為詩章詔選云云與通鑑同愚按謝選所焚者已破賜之意故毀之徐選所判削者似指未賜侍臣而言以徐選常在西者侍帝故也且謝性剛剛徐性傾俗事本各異其人似非一事不妨存晉書傳同有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時誤以此多選之文故厚實疑有一誤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

投桀於江曰使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謙若優於預矣以時考之

吳猶有死守之臣謂丞相張穆也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不聞力戰之將隋之

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元圻案杜預傳時帝密有滅吳之計預處分既

武邑略稽吳之期帝報待明年預再上表曰自秋來計賊之形頗露考今中止或無所恃而南史陳後主紀謂明二年隋文帝謂侯弼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預一衣帶水不拯之生命大體諸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密之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桀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

為丞相注漢陽記曰憐子巨先襄陽人吾來伐吳暗使侯弼密遣諸葛穎孫二萬渡江迎之至牛渚沈曇曰

晉治水壘于蜀久矣宜當棄力待來一戰今渡之迎戰者或畏敵則同死社稷無所復報若知子計坐待敵到君

蜀兵除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降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侯弼等皆死 隨書侯弼傳太監陳以擒為先

鋒魏亦石守有當屏擒遂取之次于新林陳人大駭其將樊純魯世置田瑞等相繼降之陳叔寶遣頭軍孫守

守朱龍龍擒禰將走來懼而廣任權叔為督若所敗軍軍降陳入朱雀門陳人欲取權叔殺之曰老夫尚降

諸君何事來吾敢走迷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投轉輸即轉輸虎屠吏臣避唐諱去虎字

過江佛理尤盛何云佛理疑當郭璞五言始會人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

轉相祖而而詩驗之體盡矣愚謂東晉元虛之習詩體一變觀蘭亭所賦

可見矣愚謂以下一千字闕本小注今從何本 何云景純蓋始變永嘉之體非孫綽之祭自景純始也 集證蘭亭詩載宋世昌蘭亭老○元圻案宋書謝靈運傳論在晉中興元夏獨弱為學窮

於柱下風物止平七篇地轉文辭變端乎○元圻案宋書謝靈運傳論在晉中興元夏獨弱為學窮

尚賦韻審體則詩駢秀餘百家之言正始中王粲何晏好莊老元勝之談而世亦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

璞注王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初幼而察經年十餘好老氏通辨能言正始中當門侍郎缺玄瑛用郭補靈

即又曹爽傳何進孫也少以才秀知名好老氏言作道德經 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師學有

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有中興之冠 璞作游仙詩七章載文選李善注曰凡遊仙之篇皆浙江會稽有佳山

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籍籍李充許詢支道榮等皆以文義冠世安與之同好嘗集於會稽山陰

之蘭亭最為高貴之序 文選孫綽遊天台山賦李善注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為章帝令

祗選放謫尚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于時才筆之士綽為其冠又江海綽許儂君自序詩善言晉中興書曰

高陽許詩字宏度高居會稽司徒綽時不赴詢有才藻屬文時人皆愛之

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左右

終宋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為

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闕按王氏似以通史與通鑑同一編年體階總

韓忠肅文忠並列正史吳均傳武帝使撰通史起三編詔孫代均本紀世家專性列傳未就卒通云其書
以史記為本帝者惟無表耳此蓋編年體玉海入雜史類不入編年得之○元折案史通六家篇梁武帝勅其
書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目素以上帝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眾聞至兩
漢以下則全錄當時紀傳又史略一王世充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史記其所為異
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齊梁五胡雜漢又者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在其編次多依
敘通史而取其相異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蓋氏以琳史通訓故稱北史繁雜十二年傳齊梁五胡雜漢撰
魏潘王冢世號辨宗錄非科錄也常山王遵博元魏常山王遵博之後招集備士崔鴻等撰錄百家事以類相
從為科錄起伏蓋為宋凡十四代表上之十元云據案者誤 書錄解題別史類高氏小史一百三十卷唐
殷鈞亦高嶽本書六卷其子述分爲一百二十卷蓋鈔節唐史代也可謂溫文恭稱其書便於觀之中
興書目一百二十卷止於文宗今本多十卷至唐末懿宗元和中則其書始於德順之間通序但云分六
十卷為百二十取其便易而已初宋多有所增加也真止於文宗及唐末者皆後人傳益之非高氏本書

宋周朗有續帶寶箭著衣之說詞司馬文正公有耳視目食之說皆足以傲世

送 元折案宋周朗明字義判汝南安成人世間即位貴貴官謹書朗上書曰一體投金不及伯南一
城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帶兼服寶箭自日當親身未時親是為帶帶寶箭者於金散國之財徒
在天下之貨 溫公迂書曰衣冠所以為名顯也禮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
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面而刻鏤之朱錄之豈非以目食乎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 山陽公卒於魏明帝曹芳 亂賦之心猶

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秋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

襲其跡自劉裕始 元折案劉裕自是吳帝帝融 至八月劉裕遷居南陽自帝廢帝為齊廢土不
初一年宋主穆帝劉義隆五子孫廢帝又宋順帝景明年二月四日高祖廢成自進爵為

齊主廢帝皇帝廢其三 准為改陰王從之再賜五百齊主蕭道成弑汝陰王浞其族 深殺宋白飯士陳叔梁
江陰王瑯其北九公嗣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文帝不失為叔孫昭子 元

案撫鑑綱目云徐陽王景平二年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晉陽王遷於吳二月封之即昌都主義隆
于江陵是為文帝元嘉三年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謝晦之亂 百錄之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選之戒昭昭矣 元折案宋文帝為
太子初所被魏太

武為中常侍宗愛所執 宋書文帝紀論曰帝才幹終武而制兵略至於戰時莫不仰聽成言雖獲師
喪於將非謂曰而延寇覆境抑此之由及至齊廢帝魏高祖雖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 魏書太武
紀論帝常統萬于秦韓葛葛海盛河源其功大矣至於初創東儲不終未及釁成所宜固未始防殆弗思乎
太子 魏侯武善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臨天下其善於道師之所處則生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懼
武軍大石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葉少蘊 石林 云齊武帝欲為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為非古或以為宋元

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誌墓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授宋得司馬越女冢銘

隋得王戎墓銘為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 全云書張衡墓銘則墓

敬文一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藉粉筆廣用之未逾兩朝遂遺禁內外以為非常兒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怠又問栗事沈約以少二事而為

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末燕泥庭置於隋煬何議焉元并案南史劉峻傳峻字

華疏每集文士破經中事時足奪約之徒約乃擬推皇帝曰悅實策錦被事感已發帝武時問峻談語

要在于半帝帝之問曰栗事多矣約各指兩帝帝曰此公護別不義即著死帝以其言不還

復能作此語耶宋李武欲徵書名于僧房不取願除其姓筆書曰此自答筆止佳句

李仲信原為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按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

知也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

三代之樂其能久乎何云在

語鑿云南史世說通鑑所不取者且餘只是一部可笑的小說洵然則通鑑果敢國系盛衰生民休戚者

可為法戒可為戒以為書

魏序案仲信原一謂長子官者作耶

知其德實寶之所也寶謂用古樂而遂可久也元并案隋書藝術傳高寶常不知何許人也乾德鍾律遇

工八節大書聽太常樂然然而以入問其故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毀將盡大業之末其言乃驗

劉勰入世說新語七卷及餘開皇中隨父移謫至安時奉安論者以為國祚無幾元帝嘗召寶曰隋

帝若若天人不為後嗣長計清濁婚媾使相傾會矣雖開皇其可越足而待

初開皇中不康之後天下統統有威感致文王孫謙謂所親曰王上性多忌寬不納諫乎太子卑弱諸王

擅威在朝惟其威之敢未施宏大之體天下雖安之憂危亂

徐楚金繫傳云隨文帝惡隨王為走乃去之成隋王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

殊不知隨從走走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集益難必路史隨文帝惡隨從

尸祭鬼神之物亦云爨裂裂豕肉之名卒以隋裂祭

陳無淮無荆襄蕩芻而之國三十二年江猶有人也全云此有感於劉整之口撮白

降於元而當時中外諸臣遂不能自支也

集益初云宋史然疑考陳世高祖曰鐵而自克後王一戰而即

擒曹莫人任武觀擊也隋軍曹江萬廣達諸將任史梁敏諸人南北支雖未戰劉漢留鐵不血刃而

魏節閔帝陽稽避禍至於八年閔按魏書北史並云絕將至一絕

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程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元

案魏書前廢帝紀帝諱恭廣陵王初之帝元又曰廢帝因其病廢絕言將垂絕及莊帝與余朱世隆等以王高隱隨身有過人之量乃令王所親甲其意負負伯陽王遂登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大悅奉進藥年以獻武王廢帝於紫雲佛寺而不賜王權大初初年於門外省晉書楊暹博洽樂子承明陳留外黃人官太宰中郎曹王芳後廢帝因廢絕不言說所乘車不若二十六載終於所廢之車

寧為黃髮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為王凌死不為賈充生宋沈

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台恥而

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燕賈

堅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忌寧為趙鬼不為

賊臣則有趙仇池之田恣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則有魏樊城之龐惠寧

為國家鬼不為差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恭濟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

烈日千載如生其視叛臣案恭濟者利刃者猶大莛也全云龐惠寧說則可不以元折

案田恣案案傳字思忌則郭子

也後魏石頭時齊高帝方車命恭濟曰魯魯不欲事一姓否有異國書高帝出使使信問曰石頭朝矣及其

子最又雅步向傳影回與義繁交顧命勳功士張謏詔曰國家所倚惟性性與動口陽及來耳曷各異國何使

鼎所為義繁影回曰與帝引何曹曰魏司從為晉曰高帝諱而次計類以名防諱之於時百姓皆

曰吾為義繁死不作褚淵生沈攸之傳攸之字仲達木陵華野時應帝即位加攸之重爵拜車騎將軍高帝遣攸之子肅

廢帝劉劭負不臣之巨量皇太后委死不作賈充生遂起兵破守文和自經死陳書為廢帝傳廢帝子淵嘗後

主即位禮拜侍中贊右弼攻敗諸將乘勝進北掖門廢帝被殺兵士皆曰人惡帝曰善解甲面置毒拜痛殺

曰我身不能救國家罪深矣卒皆流泣乃就殺入棺以憤憤江總謂其棺蓋曰黃泉雖曰白刃自名

悲者感義死不作負恩生晉書辛武歡記武歡為魏鴻臚卿死兵勇相以應帝召歎曰汝何足貴通鑑言

害毒被人神皇天雖欲絕之亦將附手於忠節凡百君子皆棄前神化有犧牲否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

載記文稱郭覽為鄧陽所敗遂歸於襄陽以爲將軍反擊事仇亦一陳然耳心不足以相證公之列

數曰吾自結髮志立功名而卒值厄臨危非命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死謂將士曰今日危困計無所

敵卿等可左右射之兵應弦而倒義焚焚天下所為忠臣之取實死也南齊書魏靈侯何武宏

大率南寇新野太守劉白忠拒守秦元五年城陷結縛思問之曰今欲降木忠曰臣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死

可乎城崩色大言曰吾寧為國家鬼思曰可為臣為難難矣二國志魏鍾離傳鍾離中樂為關羽所得之

曰魏將謂曰卿兄在漢中欲欲以劍為務不若為臣也曰臣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將為羽所殺

惡難云子負女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王于古美意不斬汝謝上乃從廢反即祿山不勝於靈之天津橋注
節解以肉致為罵不絕釣斷其舌吳劇委胡而絕 廢唐禮 魏子清臣師古五世從孫為太原太守祿
山反河朔魏稱平原城守帝曰朕不識真卿如人所為若此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遣真卿往諭希烈
大言其節曰卿未嘗等諸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不欲奉天號而太師至求宰相敬先太師者真卿叱曰
若等醜類常山言也祿山反自安養師後賊敗真卿不絕於己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生苦節死而後
已豈愛吾等耶希烈書之 傳學傳類師古字滿 復入思舊

男忠錫孫 孝滿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三終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攷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

六百三十三陸贄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案陸贄又論關中事宜狀云太宗列置府兵多據秦關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

六百三十三陸贄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數輕之謂明矣杜牧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

四集證杜牧作原十六衛云外關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府不越一千二百八府兵志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府先有四百八舊唐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

九十四何元節嘗門六典為據云六典云元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有上中下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

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二今本唐會要七十二府兵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

軍餼關中諸府以緣邊通計舊府八百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云折衝五百九

十三鄴侯家傳云詔道共六百三十府鄴侯家傳云云時安黎丹兩番強盛數寇河北諸州不置府兵者以上備兩蕃詔道共六百三十

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一入及至皇天位皆在為將相知其有所守才量高四營之議固既奪而無有稱述者唐史不書其事於非所謂發德優之幽光也 通鑑唐紀高祖武德九年考異曰統紀云秦王懼不知所為李瑋李勣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請移甲大馬之方劉備小說云劉備請諸葛以主社稷謀於衛公清議遂於英公徐歙勣於薛公由是珍此二人 說未知誰得其善於劉關張厚有恩以故從之 秦新舊書勣勣告不及臨胡之舉蓋疑賊之為將謂新朝主乃亦來感德諒也其謂唐時未以傳謀宗顏頊且善取 美水小羽學記言卷四十二云荆安言云公議推舉事為後漢 會人起兄弟相屠戮又位何名機會要矣其無識也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築大吡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何云制大庸風○案此制劉原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

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議之曰如此豈第一等文字 原注通附傳在建隆實錄器武帝使沈約來書疑立袁象傳書云於布帛曰袁象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全云袁氏亦不能下詔稱詔者韓通錄其入免其籍衣亦稱許九之風家所以為開創一統之規模也○元坫素唐書載節傳堯君素魏郡陽徐人也舊領河東通守義師通將巨紹宗義節等攻之不屈其妻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天命有歸君何自相屠敗君若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予時之應茲而御裁徐韓通 經為左右所害 通自稱二十一年 月詔曰舊故盧象 鄆將軍若素云可謂蒲州刺史仍勸其子孫 嗣 宋周益傳東野語曰舊唐二十之德於歐公一日造劉

賈文劉曰五代史成郭進對將說稱劉原父為韓通眼了傳子儀默然劉文曰如此亦足第 一等文字耳讀徐師者但集錄賈文子傳子說稱實元一年上之辭作自韓原止五代史實傷書未出也此書有統志傳及德珠諸家之爭散髮松之二國志附見下方表韓通於忠義為目前之口國初裴勳之曲新舊史書所不及焉其後呂伯來總文鑑制詞一類亦以褒贈通制為首 宋孫致祥野老紀聞云于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於此猶有善善惡惡之主緣公曰韓通無德昭德為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德橋于靈顯載永昌通環甲獲師出抗而死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正觀之治何云房二女慈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 何云李十九年 閏接房社並稱而杜山貞觀 年正月相三年十二月 房故止及房參相之十二年李相十九年 又據山云秦檜相宋亦輔相至一考翻去雅姚崇宋遠不能進至李林甫秉權方云房字喬 一書不同 李德裕開元武宗曰開元初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之至富有女主王天下

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啟非由人事也 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史公載趙簡子之夢皆此類 全云正論 集 唐史唐史發潛傳六卷云元坫素唐書房社並稱而杜山貞觀 年正月相三年十二月 幼姆抱以自給一異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圖鳳圖皆為人也若為當作天子又李淳風天官雜子宗 記趙世家簡子聽語天曰我之帝所其樂與白神於天廣樂九素萬舞靈兒見在帝側帝驚我 霍大

曰及仰之在也。以賜之帝。我晉國且世衰之世而一虜姓將大敗周人於泥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余思盧養之勳過余將以且爵多孟姚配而世之孫。

佩魚始於唐永徽高宗初元二年以李為鯉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元武為

龜也集書唐車服志高宗元武二年上隨身服鯉於防戎命之許出內必合之二品以上金飾於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中元初罷龜復給以魚元武坑案程表之遺案露十張案朝野載龜復兵用銅虎符唐初用銀虎符以魚為符也又以鯉魚為符瑞壽為銅魚符以佩之至偽周武姓也元武龜也又以龜為龜符又云上元中佩刀鑲寶石為魚形結片作之取魚之象鯉之強壯也至偽周乃絕案書唐復興文準前

結佩為飾

治平宋英宗末年始密度牒效唐學也肅宗時裴長建言度僧道士收貨濟軍興

此輩隲之始也闕按出裴長建言前此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宗至太原納發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猶明至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度道士僧尼實不始於吳至今祠部給僧尼牒則天寶二載五月制也

鍾紹京為宰相而稱義勇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而石刻傳於後世人皆

見之惡之不可掄如是賊堅以刑人之言為辱事見龔公十此何人哉林甫七年左傳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於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國不恥也紹京何

責焉闕按紹京起家魏事耳故王氏謂不致第第一人之李揆也○元坑案稍明誠堂石錄跋尾二十八右楊思勗之父也紹京出於舊史無他人能持門至錄附會致位宰相固無足道者然庶於楊思勗父子書之

以者之金石略無愧恥亦其妄書之可以為後來之戒而新舊史皆闕焉故余詳錄之於此唐書鍾紹京傳紹京陵州人初為司農錄事以善書道開寶許章氏難紹京師戶奴一夕從事內侍為拜中書侍郎曰進中書令以賞勳自拜當時惡之臣者傳楊思勗舊州石城人少給事內侍為從元宗討內難帝待為爪牙高力士傳力士強盜會孫也中人高延福善為子故置其性先天中知內侍省事李林甫善弄權愛聖極慎小兒楊國忠安祿山安祿順高仙芝等皆厚結力士故能躡至將相李輔國傳輔國本名靜忠以闕奴為閑廝王兒輔國在任以核善事李揆當國以子姓軍之號五父李揆傳揆字端卿家出隴西為冠絕後元末權進士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揆美風儀書素對形嘆曰剛門地人物文學皆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

時稱三絕

鄭薰傳云官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亦庶幾有守矣文苑英華九百三十一

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稱全德其仇公乎其敘甘露之事謂克蠶

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處士而秉此筆乃得佳傳於新史案鄭薰書唐書無傳豈作為

者未之考歟碑云大中宣宗五年念功錄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

惡為忠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兢有以哉原注宣宗召薰廣問

謂封川曰大有辭學而不由辭辭字今快快若與和舉則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吾其次曰御史大夫曰此即得郊公乃馳詣宋履初稱曰方得訪此我輩對曰雖去相公有意是耳僕遠來言相之拜宋履驚喜豐淚總落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禮後許謝重書 李德裕字文饒趙人元和相吉甫之子天下自為中書門下直事奉本傳稱其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為文章其謀議皆古為國發參可嘉許 以經術天下為武宗知而能生之言從計行是時字雲孫中典 杜牧字永叔京兆萬年人武宗時同中書門下直事書唐書附見其祖佐傳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類別錄欽定 卷唐張固撰固始不本詳所載頗為繁夥而其事多闕注故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

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辭而止愚按崔

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大字眾稱達禮至德

二年崔圓為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為辭

傳誤矣 方濬山云此事洪咨政言三言○元祐案唐會要六十四開元二十三年改集仙殿為正書院為集

賢院以張說為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欲以崇禮大臣景龍中修文館有大學士之名如臣等敢以大夫為稱上從之又貞元四年李泌奏伏願以臣為集賢殿大學士願尋故事申書令張說中朝元老稱禮應辭大字眾稱達禮其後至德 肅奉唐國為相加集賢殿大學士其後因循遂成例望削去大字崇文館大學士亦准此救伏 宋吳縝新書書仙傳云秦李泌傳云云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大寶十五載丙申六月朔南陽郡侯張說為集賢院中書侍郎中書令張說元元年正月戊午朔壬辰罷張說為集賢院中書侍郎

同其傳云大歷中卒大歷止於十四年己未而李泌以貞元五年丁卯方為宰相說若能制以大歷十四年壬子必為相之丘崔圓之卒亦已九死矣何云崔履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議而止乎且又此乃李泌議李士不可大而不辭朝命之詞既而殊不允朝廷 禮否乃遠述崔圓為相之事疑此詞謬則語其詞勝字必多至不可考 谷齋二筆亦云崔圓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 唐憲宰相表崔圓以肅宗至德元載六月相執 宗紀則記一年會要則前一年李泌以檢宗貞元二年六月相與李紀合較之會要則前一年未知孰是 獨覽雜記亦云崔圓復為大學士李泌以為議而止蓋承唐書之誤

章濟試理人策第一 事見通鑑 謂濟嘗 見于謂濟為識權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

副言矣愚效通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章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

惡者不但實不副言也 原注少陵贈韋左丞詩即濟也○元圻宋唐書書禍云傳稱方士濟開元

二百人惟濟居第一 權輿泉今本寶中校尚書是宋沈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 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二十一年二月方士張果自言神仙術誦云某時為中於今數千歲於來恒山中則大以宋履徵不至相州刺史章濟薦之 上書舍人徐惠簡薦之 后與入宮因論其理 唐則顯大書世說新語中張果老先主者隱於恒州枝條山往來必言語人傳其長年秘術開元二十二年刺史章濟以聞諸通事舍人韓琬馳驛迎之賜號通元先生

舊史敬宗紀李翱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謂翱為韓文公之友此

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可為直矣求知制誥乃誣豈之辭 新書本傳翱性

考文謂劉永直言一舉不同○元折案與祖昌察生諸貞元九年癸酉公生于一傳學云詞賦本清高
雖老極難顯顯子不許過論唐書劉永傳實字去舉幽州昌平人明春秋應古興一舉沈健于說浩然有
林披意見文對沈初一年慶良方正能言言峻帝以諸儒有餘人于廷實對策云云是時第策官馬宿買鍊
輝嚴見實對策初一年慶良方正能言言峻帝以諸儒有餘人于廷實對策云云是時第策官馬宿買鍊

李泌父承休聚書 萬餘卷誠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饌原注見蘇

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亦折案韓文公漢唐書載侯家多書插架二萬軸

藝文志魏員俶太元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直宏文館

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員俶九歲升坐詞解注射帝異之年咸皆不同蓋

泌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為正元折案唐書李泌傳字長源七歲知為文元宗開元
九年坐詞解注射坐人皆曰奇異吳之曰干干孫當常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者俶曰吳員俶子李泌帝即馳
召之吳魏新唐書紀傳九家藝文志魏系云李泌傳道微開元十六年九歲則是俶生於開元八年
也既祿入八年始生何緣四年已有進書卓若十四年能進書者為是則至十八年之時極不啻九歲矣一說
必有誤

韋應物中逸其傳沈作喆為應物傳敘其家世云賈之孫待價任隋為左僕

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纂唐書韋待價乃挺之子武后時拜文晁石相

豈一人同名歟當攷開元後世謂言而當書註指德傳向詩歌而新舊唐書無應物傳何云
按新唐書韋待價傳係相世孫實開元十七年仲陞戶部尚書中書省左丞相兼御史大夫
價相武后待價生令儀令儀生靈龜靈龜生靈龜蓋作誤也○元折案唐書文藝傳敘云若靈應物九至之關防
祖詠薛能鄭益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文多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宋姚寬西溪叢語載吳興
沈作詩作韋應物補傳云應物少遊大學書開元天寶間九宿衛從遊幸隨任俶吳員俶子李泌帝即馳
更折節請書時為郎於此人類以安又能為儒士招徠獨稱沈沈則長庚與升泰之效然之屬漢兒注引與少卿
知其所終唐書韋待價子待價高宗承感二年被放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召選封扶陽侯傳云任價
而坐其為詩詠騷建安戶還名得風韻宋長安吳郡國圖經記上章公以性德為唐人所重元一號白章
蘇州刺史長安時為郎於此人類以安又能為儒士招徠獨稱沈沈則長庚與升泰之效然之屬漢兒注引與少卿
嗚其駭於人遷矣沈作詩字明遠號蜀山神外紹興五年進士以左奉諫郎為江西節度副官

劉闢亂於蜀案在憲其嫂庾氏棄絕不為貌白樂天為詩贈樂著作與陽城元

稹孔戡並稱欲其著書編為一家言而唐中於庾氏無述焉故表而出之

元折案唐書劉闢傳闢字太初權進士云劉科佐靈州軍卒闢主嗣王後務調諸將微服詣闢示以給事
中臣之不奉詔帝時帝新即位欲廢關西方即拜檢校工部書劉闢南四川節度使闢以兵取梓州杜黃裳高
讚以軍事其子如屈軼舉指侯臣卒使不者不傳東國蜀都元極為御史以道負其心如肺石動
必違斃民東川八士家發棺一三節闢亂亂心殺人正統紛其嫂白庾氏棄絕不為親從史明於節心濟
負恩其佐孔戡捨去不為賞凡此十與女其道天下聞者為著作郎職廢主送存雖有長史才事畢無所申

崩追禮皇太后與肅宗而後後后子貴榮元附卷宗室肅明開元二十五年乃得升封長編五十八皇宗
景德元年十月肅明德皇后於大廟先是肅宗有司謀去并祀之禮上議禮廢宗昭成肅明后與配為禮曰
次德皇后久從升廟不可中移明德皇后繼位名不當就宗雖先後有殊在舊儀一貫禮同附太宗宗室至後
次之昭尚書者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當祀配自是始也宋十曰后並配自本朝皇宗始其初議事官
歸於後惟漢後既置員為常才無復有議之者至厚祿此條蓋亦有感而云

龍朔二年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右左侍極職源誤以左史為左侍極而近世制

詞多踵其誤元圻案唐書百官志左右散騎常侍極門下中書省舊無源誤左散騎源誤中為左

卷金華王益之南唐亦簡唐應用之書而專以今日見行官制為主蓋甲與以後亦舊制名所無故也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傳隱逸鴻一蓋二名與中嶽劉真入碑所書

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為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

天首積道難明南史劉敬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

一之義取於此南史陳休復通鑑考異中丘劉真君碑云盧鴻鴻無一字○元圻案唐書段成

式西陽雜俎五行既從釋氏師事普救救災於寺大會嘗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厚歸隱於嵩山因語鴻為文

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真入劉真君云盧鴻禁今從之唐元宗徵盧鴻一授諫議大夫詔又

攷古編以通鑑正觀十二年房元齡請解機務詔斷表為今斷來來字何本章

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曰便當攝職令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於唐

也閻按胡三省通鑑紀事本末表二議不許枚斷宋真宗謂臣不復受其表即謂之斷表也

全云亦不始於唐而始於漢見于蘇傳○元圻案漢書王莽傳加公金紫為衛青傳斷表出表判事太師

光曰詔尚書多復多公之議奏奏司後漢書和帝紀七年詔鴻木微杜平獄決于南無此條所引之

不相上下上書皇業幸願其表會緣此驚故據此斷表始於漢無疑今本程大昌攷古補遺此條所引之

文豈攷古編固自有法耶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原注晉華嵇所亦然○元圻案魏鶴山作實得郎

心元白方駕而所制殊行王獻之金雲書五世祖元白而元之所為雖白為晉華世稱韓柳而鶴之所守非

柳之所及優劣求之元白韓柳殆未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歸耳元雖為晉華世稱韓柳而鶴之所守非

確然不變始一節亦何德於彼大示宗可也後漢書和帝紀七年詔鴻木微杜平獄決于南無此條所引之

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為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類所以與退之異也使于唐自入仕後不用殺文

黨又何難於退之也原注韓華謂韓愈曰韓愈所居

有桓彝昔亦有桓彝何云桓彝向書也 此中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

遂則賢否分矣 原注兩毛遂實西秦魏紀賢士詩明之 闕按名氏之同者奇異過王莽之前有

更始攻洛陽 集靈臺後交孫帝孫宗新在五年 秦皇帝付為史才奉禮制置漢書為政司洛陽 王匡為

野人毛遂揮手而死 齊王毛遂原君毛遂原君毛遂原君毛遂原君毛遂原君毛遂原君毛遂原君毛遂原君

弟某姓曰言武帝時薛舉之名曰野對野舉有也 野舉 野舉 野舉 野舉 野舉 野舉 野舉 野舉 野舉 野舉

守經王勃孤兀居城陷為鬼所害 李商隱李商隱李商隱李商隱李商隱李商隱李商隱李商隱李商隱李商隱

堂業生郭京脫履 實多事見史記曰茂德王原君毛遂為王原君毛遂為王原君毛遂為王原君毛遂為王原君

漢書公劉景 景後朱富臣見梁書王帝記宜良將軍 唐文粹載員半干隴右徐中遭北魏詩云越

有兩毛遂當國 一曾參惡於魯曰欲從行路心 宋朱伯仲有董國一政和間當于秋謝在伯子女同訪

鬼伯字及叔用王昭德之弟因劉景足以制之座上下無不大笑四王春一重里一叔用曰以此事入聚於

一時則奈何伯字曰無實吾此有力張景足以制之座上下無不大笑四王春一重里一叔用曰以此事入聚於

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據此則三董卓西王敦九張景則更可笑然三董卓四王敦未必俱不肖九張景未必

甚覺賢也惜無從考其詳見

顏曾公為刑部尚書有與家食病之帖蓋自元載制祿厚外官而溥京官京

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代為楊稍既相奏加京官俸曾公以緡薦自湖州

名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 元圻案曾公之米帖云拙於生事與家食病不日數月乞文登矣

師聖其傳曰多制條祿厚外官而溥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代為楊稍既相奏加京官

俸約十五萬二千餘緡又曰治天下不宜以天下大實為用之 元圻案連帥論見

李唐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大實為用之 元圻案連帥論見

林曰李唐之議選中山人也魏文帝異其文欲起其下書陸長公有美諷 谷隱五箴七唐太宗初即位直中

書皇極經古上大實成凡二百餘言其論大理本新史將其姓名及文勢詞體備采不載此文不載此文不載此文

民畏而未讓其辭從切而巳通鑑體實賦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此外尚多規正之語既不為人所書者亦不傳傳論者亦不傳傳論者亦不傳傳論者亦不傳傳論者亦不傳傳論者

此傳亦不書而以爲坐事諒其失之至實實實全載此處仍重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為創之也

李方元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方元纂誌本朝建隆詔亦云

沈約為吏手寫簿書愚按理道聖訣云宋光祿大夫傅隆年過七十手寫

籍書員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諸實重聖訣以傅隆為沈約也 傅隆傳謹

於奉公常手抄簿籍書沈約傳無○一作奉社抄手抄之云蓋誤方元字景業少自文辭一貢進士第以上第

升名賜袍出為池州刺史始主創寫簿籍是後備後有月也即 缺欠類比一在皇皇手書後役之員未及者

吏不得弄刀刃常數曰凡約年八十手邊畫畫蓋為此也 宋書陸倕傳倕子伯柏地蓋州人也拜太尉大
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每學多過行稱三禮諸君奉公嘗手抄書置於房上十二 通鑑卷九十四
年慶元之表以爲元嘉中故元祿六年傳隆立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檢校令欲求治取正必在勸明令長
官以元嘉一十七年籍爲正吏立明科 魏官

孝宗周問益公云唐孫樵請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

誚十刻罷復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

元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 何云人主勸學文

此所以爲淳厚 集益孫可之請開元錄孫樵事於東漢開得數十幅書數百餘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

自東封還嘗賜有姜某言政內宰相與百僚廷誚十刻罷復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

復云按德寶引開元錄無雜報數事云元折案孫可之請開元錄孫樵事於東漢開得數十幅書數百餘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

欲知其書以百爲鑑臣竊聞太平御覽孫樵事於東漢開得數十幅書數百餘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

蕭遵頤其子二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出唐史云自稱逮遵凡

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世系表梁貞履後侯之後有鄭相且宗示 閱按唐表所云

世系之盛古未有也 遵子德聖咸通中權進士弟德宗入蜀次綿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世系之盛古未有也 遵子德聖咸通中權進士弟德宗入蜀次綿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世系之盛古未有也 遵子德聖咸通中權進士弟德宗入蜀次綿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 閱按通鑑不取非也明王三原應客至都郭知見曰三代

歷陳時政於上前歷其有濟一受命繼再無可見一時矣說在與姚元之同元折案書統編雜姓史籍開元

昇生原 唐書史官吳兢撰姚崇十事 唐書姚崇傳帝曰卿首逐相朕家知帝大度說於治乃先說事以

以較子繼 不謝帝元一怒曰子朝注覆師書崇有奏後之婦臣顯臣不與政可乎或曰崇曰臣自謂

於上入卿元爲之臣願相視元一怒曰子朝注覆師書崇有奏後之婦臣顯臣不與政可乎或曰崇曰臣自謂

朝聖知大臣書臣之嚴臣顯陛下 接下以禮 崇曰崇曰臣自謂於上入卿元爲之臣願相視元一怒曰子朝注覆師書崇有奏後之婦臣顯臣不與政可乎或曰崇曰臣自謂

天下國家爲時臣願陛下 崇曰崇曰臣自謂於上入卿元爲之臣願相視元一怒曰子朝注覆師書崇有奏後之婦臣顯臣不與政可乎或曰崇曰臣自謂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元折案新唐書文宗志郭備平獯王氏五位圖十卷王起廣五

通圖卷七 王起廣起字舉之文宗上文好古圖單以經術

進起 敦博碑記唐廣五位國摩太子知古今治亂成二年入翰林為侍讀學士權山南西道節度使河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滌一百一十九條 高麗書文志有王氏五位國十卷有五運圖蓋稱年書也中興館閣書目王氏五位國三卷廣開成初判太常卿事王起撰自開關至唐以五運為序

李白上高唐鴻猷一篇新本傳所謂曰目金鑿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

元折案李太白集辨錄得劉全吉所撰鴻猷記曰君名曰廣漢天寶初玄宗孫翰林特因為和筆畫并上高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給窮士之資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竝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讒裴度元折案四庫全書開明

勳公卷番本類黨謠然黨放於正時而書子有啟云云時事蓋原本久佚後人假拾成編與無名氏朝野僉載補遺併為一書致令駭目與所傳蓋不合一未敢不長志心七通國公裴度字君衡固原本不白

自與元請朝野宰相李逢吉之徒白計讓坦有張權輿者既為裴大乃上疏乞度名應圖碑字權固原本不白而來其意可見蓋舊有人度度作讓謂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裴度官平是元濟又帝城東西橋

韓文公子和雖有金根車之譏注見前而和子綰袞皆權第笈為將元君子之

澤蓮矣 全云足重亦不在科第 集賢堂補歸田語和官長慶四年第和生維奏稱咸通四年進士奏七年進士○元折案朱劉昌詩應滿筆記○惟約古今注金根車秦制也秦併天下開二代之輿

服謂影輪山車曰金根故因作為金根之車漢因不改音而服法數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車未於輿上乃知是車蓋耕車也輿為集賢校理史記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謂輿之曰其誤輿也金根車也蓋改輿為

輿也金子也 廣成記注大略木路也進祭大集殿之際今謂之乘旗車禮志曰古曰乘根車秦曰金根車唐王定保雜言十三醫案咸通七年趙隱曰款元交梁曰趙隱謂板衣以象天賦或為中實謂之曰時郎

既武王者被秦○家天賦更欲讓秦狀不得無聖字 韓和自為裴炎曰昌家趨和字有在徐州之符離小名曰符有男五人曰繩則復州參軍次曰箱曰緝曰緝曰救舉進士 緝則表也

孔戎為華州刺史裴寵明州感貢浹菜蛤蚧之屬原注見元頊為越州復奏罷

之原注見白雲天集 闕 蓋嘗能於元和而復資於長慶也 國法依元海味起自元和四年復次進至孔戎奏罷則在元和二年曰當元一罷於元和一年孔戎再罷於元和九年其與全謂十九年

一至元頊也乃合鄉初故實○元折案讀文又孔公事頊曰子之孫三十八世百孫曰孫子若孫事為尚書五十二年七十二書去官大千子以為禮部尚書終身公為華州刺史明州感貢浹菜蛤蚧可食

之屬自海京師道路水陸陸切處為四十二處六千人奏頊曰 謂之華州乃輔國之途此疏專為避夫而也 李肇國史補小數其事 白居易元頊奏頊曰公為越州刺史先明州感貢浹菜蛤蚧

非頊也 元頊論海味曰浹菜等味不登於俎百名不載於方書海物鱗腹增疾損脩稱補益蓋是方言每年常從元萬餘人稱忍有罪陛下 龍焚杖感化之至意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于其父構傳高麗書

不附見 炕名 蓋取韓文公所撰畢炯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

死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顏平原

孔學紀開注 卷十四 十九

也通鑑亦不書其事

元阮柔昌察軍君賢試曰畢氏出東本國朝有魯許州刺史者曰履歷之子構

戶部尚書尚書王弼家成時病牛甚四歲其弟弼但小名不稱得不得弼弼歸漢去弼王屋字銘曰廣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伋

疏疏見唐文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

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對制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

用事柳伋之賤且疎而一言以久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

記伋乾元肅宗三年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實應肅宗七年已後伋自校書

郎充學士出鄂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皆充學士新唐史

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伋通鑑亦作太上疏以翰林故事攷之

伋是時為學士非待詔也何云唐時翰林待詔凡伋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親

不可謂賤且疎唐史不為伋之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

獨陸贄李絳也

何云對仲文而言之則為微且疎矣王氏持者乃微故為詞臣者也

陸贄實應後柳伋校書者校書郎充累加太常博士諫議大夫依則充〇阮柔昌傳者陸元振傳初仕書

學須有處詔基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邊乃厚糧倉倉山岳然京師陷賊於早常帶博士翰林待詔初仕書

班曰太政以數萬軍不血及而入京師謀兵奮言武士不力一戰天下之人心惶惶下邊皆臣言言雖

開指而後柳伋必欲在朝壯烈無動一尺振官號告天下疏謂常顧公與力下詔罰則元振官爵

放歸田里裴員公遂元禮能表論裴公於元宗朝書及後載道犯獄獄云不知蓋故程元振事

廷延文章至王至偏道書裴推數術之士東漢之術唐書裴推傳裴推字宗之實實羅道士宏

辭元和一年陸柳伋學士拜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陸柳伋傳柳伋字宗之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自甫退學退不至為孫樵謝師古文朱新仲曰樵

乃過濕如書何易子襄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矣謝師古文皆謹嚴得

史法有補治道元阮柔四庫全書自別類類書中持止集卷唐書甫退韓退廣州人持正其字

也元和元年在進士至一節即中道唐書元二裴員公遂元禮能表論裴公於元宗朝書及後載道犯獄獄云不知蓋故程元振事

中回出韓愈所傳之節中任國賜裴金魚袋裴推數術之士東漢之術唐書裴推傳裴推字宗之實實羅道士宏

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文公也今觀二家之文韓愈字季蒼文公字退之而退相有意為韓則視

退者有怒力為可之離其有處於公則言辭以反矣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母韻之內以天姓為首林此

實厚 鄧名世謂稍能是正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桓邱茅夷指

為複姓又不勝其謬鄭樵通志謂實不知自姓所由來元圻案劉名世正其姓氏

春秋桓桓字衛伯長子諱曰齊子齊子之孫孫孫與齊國氏亞孫約曰殺齊為高所逐者曰盜

裔瑛明仕諱又仕東周以姓氏不軌國號姓言初何本夫心來相承一誤如齊言齊本不其由齊言之

氏而氏於說後人因循訛誤失其本不可以不辨正之卷二案下云秦氏出自嬴姓周文王世子伯也受封

為當侯後時以公族為大夫者必出於秦也四為民秦春秋晉廿二年書葬秦子秦即其地也莊公大

夫曰秦子車石以力圖國侯侯與高祖姓大姓齊國臣秦氏為國臣時有人大夫曰商曰白齊文伯子孟

和姓齊大夫夫美鳩之孫兒名便讓世無此氏而春秋時齊婦姓等氏謂齊子後世之孫何美乃以

茅夷為氏考之義理極無依據凡在墓中者皆曰齊國收人姓如齊國收人姓如齊國收人姓如齊國收人

封號曰齊國收人姓如齊國收人姓如齊國收人姓如齊國收人姓如齊國收人姓如齊國收人姓如齊國收人

同生不數其父亦所傳性實於齊氏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

姜姓之非其父亦所傳性實於齊氏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齊姓

得而考其矣 姓齊卷五林放太丁之子比干之後比干為紂所殺其子堅逃難林氏之山謙在林氏通志氏

族畧謂林氏出自殷姓周平王庶子林開之後開生奕奕生茂奕與林實所云不同故歐氏謬之 四庫全書

總序 郭德想理元和姓纂八人未唐於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

世本風俗通其他如本族姓記 補姓錄及百家類纂諸姓原流譜牒行譜書不傳於今者類其復別

亦與班班可名曰鄭惟作氏族變全祖其文蓋亦報其謬也又古今姓氏書錄通考四十卷末鄭名世厚而其子

椿與班班可名曰鄭惟作氏族變全祖其文蓋亦報其謬也又古今姓氏書錄通考四十卷末鄭名世厚而其子

中輿也四至三月此書其於辨論大抵以名傳國說學主自風俗通以下各求其受者從之而於元和姓纂

扶櫛櫛李士諱謂名世學其博姓氏一節考諸國說不處也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原注受金事未詳 何云文帝即位詔一憾一異并其男口安

得昌後得昌有子在京米事說 獨按文心雕龍云班固流漢遺風

中輿也四至三月此書其於辨論大抵以名傳國說學主自風俗通以下各求其受者從之而於元和姓纂

扶櫛櫛李士諱謂名世學其博姓氏一節考諸國說不處也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原注受金事未詳 何云文帝即位詔一憾一異并其男口安

得昌後得昌有子在京米事說 獨按文心雕龍云班固流漢遺風

得而考其矣 姓齊卷五林放太丁之子比干之後比干為紂所殺其子堅逃難林氏之山謙在林氏通志氏

族畧謂林氏出自殷姓周平王庶子林開之後開生奕奕生茂奕與林實所云不同故歐氏謬之 四庫全書

總序 郭德想理元和姓纂八人未唐於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

世本風俗通其他如本族姓記 補姓錄及百家類纂諸姓原流譜牒行譜書不傳於今者類其復別

亦與班班可名曰鄭惟作氏族變全祖其文蓋亦報其謬也又古今姓氏書錄通考四十卷末鄭名世厚而其子

椿與班班可名曰鄭惟作氏族變全祖其文蓋亦報其謬也又古今姓氏書錄通考四十卷末鄭名世厚而其子

中輿也四至三月此書其於辨論大抵以名傳國說學主自風俗通以下各求其受者從之而於元和姓纂

扶櫛櫛李士諱謂名世學其博姓氏一節考諸國說不處也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原注受金事未詳 何云文帝即位詔一憾一異并其男口安

得昌後得昌有子在京米事說 獨按文心雕龍云班固流漢遺風

得而考其矣 姓齊卷五林放太丁之子比干之後比干為紂所殺其子堅逃難林氏之山謙在林氏通志氏

族畧謂林氏出自殷姓周平王庶子林開之後開生奕奕生茂奕與林實所云不同故歐氏謬之 四庫全書

總序 郭德想理元和姓纂八人未唐於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

世本風俗通其他如本族姓記 補姓錄及百家類纂諸姓原流譜牒行譜書不傳於今者類其復別

亦與班班可名曰鄭惟作氏族變全祖其文蓋亦報其謬也又古今姓氏書錄通考四十卷末鄭名世厚而其子

椿與班班可名曰鄭惟作氏族變全祖其文蓋亦報其謬也又古今姓氏書錄通考四十卷末鄭名世厚而其子

中輿也四至三月此書其於辨論大抵以名傳國說學主自風俗通以下各求其受者從之而於元和姓纂

扶櫛櫛李士諱謂名世學其博姓氏一節考諸國說不處也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原注受金事未詳 何云文帝即位詔一憾一異并其男口安

具教其徒使入主親近儒生則以為此術自士良始而不知三國之世已有如張市者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東證唐志杜佑理道要訣十卷宋海五十一佑自字曰隨李文公禮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家治道十卷多

注於理道而於諸要臣類探政理研究知終始之變分爲四卷第一至第三卷皆四選要命且體較多
杜趙州郡七兵八邊防九古今典制議文注注禮德禮文爲諸國圖議錄錄文經世立言之篇備焉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元坻案其書見一書目即李昉等奉伏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語見魏武帝之於汲黯薄

青公孫宏明皇之於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修身爲

本元坻案漢書汲黯傳大將軍書侍中上臨別視之丞相去受見上或時不冠至叩見黯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帷中使人可見其素衣見敬禮如此上既數問黯效有功黯言益不用生去帝怒召爲淮陽太守十歲而卒言其意臣孫甫傳帝之幸朝也於崇上裝十掩以黯善傳事時黯言在風扇致命李相輒出聞及房陌爲將而曰此非林甫才也若然元宗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實道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妖賢獲能舉無比者上掩因曰陛下誠知何任之次邪帝默不應

善言不可離口善樂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物外篇取之關按孟詵見唐書隱逸列傳○元坻案唐書隱

逸傳○元坻案魏州梁人羅進士第著魏善言孟詵取拜同州刺史詵神龜致仕居伊洛山尹異構詵有古人風名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愚考方鎮之

強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非有功之將

也全云正謂起於懷恩之有功○元坻案張文潛唐論上天寶亂安史後天下中原而吳之蔡天子兵弱而不能制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而不可制雖欲廢之而不能也

而後河北平懷恩以澤州善人懷初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方節度使初帝有詔征討懷恩亡一切殺之故唐宗深患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勿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之恭請假子故耳其姓名忠志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何裒破膽類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

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殆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議於肅宗

以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殆建此議可以破逆明之膽新唐書李采野史稗

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要訣謂此語見程致道要訣發揚之原注晉曰瑛邪立注○乘秋宋

矣○元坻案唐書肅宗紀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五載七月瑛指爲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御節度方東河河北盧節度使示瑛爲山南東監中江南西路

節度使王壽為廣陵都督言江南東為淮南節度使王忠為武成郡都督河西隴右西北庭節度使
房瑒傳劉進明曰陛下宮為皇太子太子出日無置入日歸國而謂為聖皇建諸王為都統節度乃為
陛下為元子而付以兩方虛之藥末王豐立為統帥節度此於聖恩必中於聖非中也理實語于一得天
下身不夫恩又多樹私黨則大獲推此而言皆當於陛下帝入其語始瑒末程程致道州
開化人舉進士詞兩首第一廷試中甲科歷官開封制封新文勝石渠國長史文苑傳嶺北小集四
十卷 四庫全書奏議 晉書左帝紀紀傳書景文皇帝紀傳劉宏上觀之子也廣宗帝廢于平陽司空
荀勗等移敬天下推帝為盟主敬帝即位加左丞相西都不守敬帝詔攝機太興元年三月敬帝崩聞至於
吳大赦改元

通鑑劉蕡不得仕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柳州司戶以新史攷之當

從唐鑑 原注官入深懷憂憤乃罪貶柳州司戶 何李商隱有送劉司戶詩云元祐堯舜繼紀文宗

大和二年自元祐末居官深懷憂憤文宗在李商隱威權出入主右人莫敢言劉蕡親擊刺華
人賢良方正直平劉蕡對策言禍云李商隱官不致取責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范氏唐鑑二十云終於柳州司戶 唐書劉蕡傳蕡對策七年後有日蝕之禍令狐凝牛僧孺節山王平東
西道兩表奏蕡所授秘書郎 師禮之而官人深懷憂憤以罪貶柳州司戶 萬唐文苑詞話傳亦
云終於使府御史史記李商隱奏上言有劉蕡推道賊身死異土語聖武卒於柳州司戶

顏真卿鄭敢以興復為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卿權移於賀蘭進明敢

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全云王庶之見陵
於曲肅亦此

元祐堯舜繼紀文宗出裝傳又亞歐羅進士黃巢韓都帝出表詳取上請封公命尊進百巨
公譚阮傳無令得西向歐曰臣嘗以死報國國逾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乃與濟原指李逢萊州仇
公遇鄭延季老萊州仍後南梁約盟傳歐天下遺近近皆果大懼不敢西謀當時歐歿于子效死又曰歐
以鄭夏兵中東清樞行軍司馬李昌言者也與不道墜下求為南面叛叛輒曰兵趨府不意竟發城好語
曰吾久朝公能敢兵變人為國賊賊守此矣矣李昌言自為留後贊曰歐雖若君親及李逢天
過之世為天下信杖文王室幾致中興後而為鄭亂所乘功業無所成故顏真卿注見第一卷

常奏領禮官議禮為君斬衰二年漢文帝權制二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二十

六日君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元宗以求始變天子

喪為二十七日 原注世多知喪禮文節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自元宗始也○元祐堯舜繼唐
書統南傳文

韓偓白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衡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萬九祿大夫

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

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 此條全錄劉岳莊語○原注
慶曆中詔官其官其官其官

按王氏晚歲自書銘銘有其止耳止知僅知聞問者咸以為驚竊傳即歸國則卷二十一司空表聖節南求
慶曆節作書那蓋應稱潘時奏上僞諱始指官其官其官 全云歐陽公常大為於唐思節其官其官
為曰馬流死之使然然于收拾遺文亦尚可得十餘人可備 卷司字圖傳極孫節歸于居萬失統平額
莫字潘家慶曰張韓奕其人入也然則當時感不止於此又云尚有許備見刑集 集書卷後遂改書韓

僱詩極清語有手高語曰餘嘗在箕四世孫突處屋天復中遊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承家高貴歷仕二過南安員出何其字集子極浮動可愛後數生突顯顯燄之門中臣之後復得用仕參軍終於殿中丞○元圻案劉克莊該論致光帖云馮道用數世不以國破君辱為感○臣言之臣高為樂舞樂式讀人之語此矣既而歷五季每季一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師致光自棄去國○甲戌德長七十有在流落矣而○心唐室殆終不衰其自書吳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云云○賢於楊厚○妻崔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公表里之後不知何以不收竟為香奩集所累即慶曆中詔旨因四孫矣足以證忠臣之後矣 唐書韓偓傳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羅進士宋王溥薦為翰林學士 唐中書舍人羅君實定策誅劉季述昭宗正為幼臣 曰知錄三 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作誄述云有官德正道定行體傲寺碑情聞吳六年立其末云齊開府參軍兼兼行九門張公禮樂贊仁入周周人陰而稱書畫官 韓偓傳偓傳書畫一百八卷非不收也劉克莊蓋謂其不列忠行耳

僕固懷因叛唐李日月為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案通鑑唐紀代宗廣德二年僕固懷因于場為黑頭曰玉所殺僕固懷讓之子生其母曰言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知之何慮感不對而出投刀遂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 唐書臣朱泚傳泚使高傑臣梁山擊賊賊將李日月殺之泚賊伏兵果合刃數十騎泚敗長安大營陷前城却日月是道遇於關朝日月殺之泚懷恨其母不救備曰殺汝太子當而何事死且晚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

無然以應光弼語見唐書 古者治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

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為二物也

元圻案唐書李光弼傳相州北平之敗朝恩甚其策謬故然光弼而起元振元休之人用事日甚有中以外傷者及來賊為元休謀刃光弼愈怒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飛光弼與朝恩謀延不取行實曰光弼懼殺相國天下風靡一為延而田神功等皆不愛約束卒以憂死臣去就可不惟惶恐嗚呼光弼雖君不釋位之誅於諫人為善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穆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為相總史事其父彥

謙長駁賢皆得佳傳况不如房魏者乎 何云按第十三卷所載長駁非有誦美况備見魏收賢其先見耳○元圻案唐書卷八十二云餘武德初因隋書制魏收書者著作局員魏三年閏二月移史館於門下先拜相監修 唐書卷六帝諱修國史初因隋書制魏收書者著作局員魏三年閏二月移史館於門下先拜相監修 唐書卷六帝諱修國史初因隋書制魏收書者著作局員魏三年閏二月移史館於門下先拜相監修 唐書卷六帝諱修國史初因隋書制魏收書者著作局員魏三年閏二月移史館於門下先拜相監修

獨狐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

原注成公李翱也 在大曆元年 家有洙泗戶有鄒魯 原注常棣建中初為閩人致鄉校李翱在其六世 閩校建中至世表勳王珣五世孫為天寶末以道舉高麗司封郎中徙常州 著陸陸集 下卷為新學碑銘文苑英華八百四十七

王福時為博士執許敬宗之盃不改無奈河汾之學矣

元圻案唐書許敬宗傳博士袁 敗王福時曰福時孫彦伯許思

古有疑詔史議博士王福時曰何謂詔而孝以日食黃髮為慶願況敬宗至孝而英欽食母之粟也之親不改有詔而書有雜更置曰恭 袁甲古讓曰敬宗袁愈子于元祐徽少女於表英聞許禮事總於家廷納

許敬宗宗彞穆而更曰恭陳執中諷蔡靈而更曰恭二事相類每登天史張洵傳陳執中將蔡洞與同列議

為敬宗其孫詔之詔杯等復置改曰恭酒奉執中位宰相無罪於多生不能正法死猶當正名其從打等議慶遂議許敬宗相陳歐公有司議蔡靈中位宰相無罪於多生不能正法死猶當正名其從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諡曰忠帝是時弑君之賊也高祖相封德彞宜其

以逆為忠也漢大綱正見於戮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國枝贈張衡乃高祖自親一年以美凌通於楊帝制爵流羅州父子利害別若天崩故曰唐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 全云裴

度通正以流刑應之尚太敬事○元坻善書畫術傳煬帝欲大設語言則進諫帝意不喜曰何謂事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幸我存天下也爾妄言衡術帝怒曰大設語言則進諫帝意不喜曰何謂事臣而望及活墓冢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諡曰忠 唐書封德彞子德彞曰子願隋內史舍人字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命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絕去 高祖紀武德三年封德彞兼中書令

朝野雜記全云李心傳作○田集十七口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四十八

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

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原注其說本程沙隨之口坻案

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以一家止於二口則無異是謂名子戶漏口者矣 唐書解州張史類傳交以來朝野雜記之卷四十四卷季心傳標之自稱系帝德朝政國典下及民間碎碎 史之最要書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皇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

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元坻案五代史唐六臣傳曰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庸庸無不自負餘種利實國之徒也不然矣國與政既隳於

五代史周本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

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歲大均天下之田何云入條論得本補至考之 周雅元稹均田圖自是以下脫

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皆使均諸道

建書爲別號一功賜之由是百官皆稱爲建身自始也亦不載秦罷魏諸帝爲秦說皆有所據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爲驗元祐案與仁傑兩漢十按銅虎符使符始於

唐舊制爲銅魚六事則兼書謂都督刺史皆受是也及唐後更添兵馬之類至周顯德六年詔以符

制書局假符較差廢之建隆初石重貴在魏有偽符解事者乃知古符契與銅書符乃古于牙鑿以起重飲者至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范質欠世何云世乎已宗

一死所以立萬世爲臣者之訓明按太宗志臣不事二君男女不更夫之旨直至宋末而明

太而後爲臣爲人婦者之防始嚴故宋大有功于細者余聞諸前輩先生云○元祐案通鑑後周紀太祖顯

德元年四月馮道至臣光曰道尊龍則冠三師權在則身者相國存則依違權臣來奪國○則顯全苟免

順初拜中書侍郎中書卿下不事世事宗意加可從太祖即位仍以爲相太宗嘗近世轉禍福短短信名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幽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亡也系維

翰之興晉即所以亡晉也全云通鑑太祖公○元祐案五代史○高祖傳晉高祖趙克明○志

金朝妻之亡女弟以歸晉文選大以爲非坊譚才兒其說欲出王至臣托婦人之詩以對持等語故或名

果刃契丹爲助遂以唐書雜傳高祖自太原徙大平不支命而有異謀因使維翰求嫁於契丹耶律德光

以父禮事之約事獲之曰割盡疆一道及雁關以兆諸州界之五代史契丹傳唐初出帝王晉大臣讓告

朱溫之兄金吾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忿是非在焉晉出帝本紀開運二年天下大亂

人之心乎闕按凝式亦陸事唐晉漢尚法書中所稱楊風子也 全云凝式雖歷任然嘗稱疾不豫事

昭宣帝禮太子梁福侍中楊涉爲押軍國書使涉直中龍書曰言於涉曰大入爲唐宰相而國且此不可謂

之無過況乎侍中顯發與人雖保富貴全干載何益涉大駭曰汝威吾族神色色之不喜者數日考異曰

臨在五代史中稱曰凝式恐事泄即自狂時謂之風子五代史唐六臣傳楊涉子凝式有文詞善札歷事

梁唐晉漢周帝十人疾致仕居子孫官至太子太保不表又謂凝式曰凝式能出此言亦可謂賢矣五

代史竟不之及何哉五代史又謂凝式歷事五代以心疾致仕非也彼狡詭託詞以全身遠害而已使果有心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昺曰何謂內黃昺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

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昺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邱下黃爲北齊所廢

今在陳留案李球之兄也事見五代史 按五代通鑑李昺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

臣當引兵就太原誅之謂經謂昭宗乾元元年六月史明表朱光弼為表云階下不為臣誅光弼
於真州引兵就太原誅之謂經謂昭宗乾元元年六月史明表朱光弼為表云階下不為臣誅光弼
可馬入白鹿院遺唐中興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綱紀四方而肅政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重彼命將
師統海內之大業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權備國之自是則其所欲與者別矣之自是則其所欲與者別矣
君臣誰謂以為得策謂之姑息多至偏裨士女被誅主帥亦不治其罪因此其由任授之然則其後廢置效生
千言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死也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此其為國體之憂也其由任授之然則其後廢置效生
有欲令行禁止四臣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貽誤之遠哉言忠憲紀乾元二年袁州防範將廢置效生
反逐其利史王政王氏地理通鑑曰大邑謂昭宗乾元二年袁州防範將廢置效生
王及帶將印者不下數千人雖用詔書之謂其數數次以補兵餘飲隨之柄歸之公上而華卓大柄付之殆
紳學士無所疑尚仕臣為知州通判之數節度之權節制臣受顧等為縣令以勤民隱此運量宇宙之大
畧出於獨見而非吾所能及也

高宗紹興三年正月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語見史記本傳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

游擊不以宣武救命而曲筆况可嚮背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劇謂小大之

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見左傳莊不其然乎布告中外

為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孽莫遂爾情罰及爾

身遺此座右永以為訓大哉王言發於典註昭矣何云此詔乃百漢編案本○元并案

時魏注甚微且與樂則謂漢於亦中討其功謂漢法亦與言之帝應京史收魏可錄其意謂曰有白帝
子重傷為帝帝意乃下京京即謂奏各名官員罪 北齊明根傳子掌 伯始為左尉時置此書數章有所
除煩斂而不從曰陛下自能之豈可令臣曲筆也

崔伯易感山賦關按友觀景范以通鑑地理釋感山賦來問崔何時人余取宋史集傳以覆

賦以公行近時意故曲廉先生作見孫公談韻以皇祐仁宗二十九年改元皇祐之版書較景德真宗

以增賦也陳君舉赴桂陽奏疏云自建隆太祖初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

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賦

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也關按百天下者上之藏富於民次之藏富於州縣至隱富於國斯

下安太祖宗保可謂得中策○元祐 孫君字誠備公度伯易
自號曲樂先生作太行山賦以行近時意故曲廉先生作見孫公談韻
廟後伯易 山防禁進官學士監行講 樂亦小物也史言四十七日自製敵通和太行賦其下出天地和
故此賦感之類續通鑑長編一百一十六補宗廟四十分見光祿寺丞孫公度為宗文院校書度再除彰
德府節度使監講不赴行一法自利謂萬民久任衆職之事以進言對魏此賦等文如魏武縣故
事京官下初謂尹拜從下公度上疏執謂宗官天子有臣官感豈北面拜執如見若之禮自是率上其具
節後乞對命乞罷職

真文忠公嘉祐四年兼禮部郎上疏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

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貞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

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元祐奏疏見文中集卷三

袁機仲由提舉江東常平水監改知處州人對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

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

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

則任為蔽蒙以掩其姦勳時可應起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

同來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宋名臣言行錄曰臺諫正為相公有所謂見者必問人才去即去以去其害國體休矣傳每有臺

御史有疏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閏校度會初即召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罔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足見

天子之耳目勿用檢入其惟端士謂校度會初即召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罔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足見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元祐案宋史太

周益公跋元祐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

定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王定

國聞見錄為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修長編時未見定國書故東周筆錄

然則長編所未撫猶有遺也國按李公長編用力四十五年而政明正意闡人倫全書天啓

年前無錫李應初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應初是後復歸李且謂曰鈔初乃夜不不休然止

及治不餘乃放大有勸主人宜筆深續此錄有徐致祥手以王天笑以為知言云李應初乾道四年上

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今竟斷止○元祐案續通鑑長編太祖乾德二年先是宰相見

天子必而命坐者大政事則面議之常從容賜茶而後已○元祐案續通鑑長編太祖乾德二年先是宰相見

而問曰事以志之○元祐案續通鑑長編太祖乾德二年先是宰相見天子必而命坐者大政事則面議之常從容賜茶而後已

史○元祐案續通鑑長編太祖乾德二年先是宰相見天子必而命坐者大政事則面議之常從容賜茶而後已

孟昶臣漢而非司馬先則其是非之變亂可知矣後漢書景帝傳高曰碑謂允曰伯曠遠世不多識漢事豈得成漢守之一代大典與忠孝素著而所立無名諱無夫入筆字允曰宣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諱書流於後又國祚中衰神發不固不可令倭臣執筆在幼主左右

紹興開禧高宗在位五年辛未改元重脩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王傑曰歷

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甲與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疎略鶴山

謂小人爲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遍絕之自唐奇李至近世莫不然元

李維翰曰歐李文體公字計李穀等十事曰李又簡所記多未檢閱事雖得詳明者適若此大抵不世事乎所以遺惟在柄臣則未有人傳其官而厥記者故是非莫定失實率則廢歷時而後其筆屢曰自唐奇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不然也且拾核一朝大典豈爲輩小所與曰雖紹興時亦其語得備論之詞終有口未盡其後紛紛之議行於朝聖其實覺光祐之末至紹興重修宋史實錄補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王傑曰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甲與後事亦非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疎略小人於曰爲不善輩乎人言僅於傳世詒後之書則必不遺而實錄之云云 書錄解題起居注論高宗實錄一百五十一卷修德籍開史官中丞等重脩紹興四年一月臣陸晞請聖旨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事多失實當曰求之古今母後之賢未見其比姦臣私情詭譎雖上詔辨明而史錄未刪改朕母念及此傷於懷欲降一詔自貶昭德皇后使中外始修史之本意於是以聖鑒之哲錄未 錢氏大昕曰元祐八年呂大防范純仁在相位其明年改元紹興而卓性獨相矣自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宰相奏稿也

李常寧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原注元祐中對策○

告李秀宗曰爲名言劉行簡曰天下之治眾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

有餘原注紹興中對策皆至論也元祐案林少穎向書伊訓曰本朝元豐中李常寧以進士對策爲第一其言曰天下之天履之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毀之而有餘某嘗

二循斯言以爲得伊尹所以訓太甲之意雖語重矣徐之策皆不及也素業少許李狀不詳說曰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開射策士而慶延李君爲第一君謂常寧去安邦於斯時年踰知命禮禮度良義以爲書重前節謂曰是誠以疾卒與王氏原法曰林氏以爲元豐對策錄也 劉行簡謂乃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與第一卷終曰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云云同一疏極極極稱其居瑣闥僅百餘日竹素積靡者非有過類實五十卷今本作宮溪集五十五卷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郊禮眞宗東封西祀率

三年一行仁宗後二歲一郊爲定制元祐案玉海九十二曰源曰二歲一郊非祖宗制也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大禮慶德中歷八年五年一講開闢

四年南郊之後更五歲因平江南祭天地於郊爲禘之敬而已太宗自雍熙以來五年一講耕藉又五年一講浮丘年再行郊禮之禮是年年而郊也太宗十一五年講郊禮眞宗三年而一行三講道平恭謝天地於天太廟又謂太廟甲午又耕藉最爲煩數自是二歲一郊遂爲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重寢龍事注見卷四周易公謂誤以元豐後官制爲藝祖時官制

歐陽公爲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考之春陵志乃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略據何書而之傳也荆公爲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二人杜頌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二人皆居吳之揚子當求

郡志而補之原注表皆載於文鏡元祐堯卿爲文鏡周益公爲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略據何書而之傳也荆公爲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二人杜頌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二人皆居吳之揚子當求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嘗儼定太廟四舞傳祖曰大善順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皆以太爲名中興後自僖祖某命至欽宗端慶以原

廟殿名爲舞石禮官之失也集註古禮一百七建隆九年五月判太常卿陳旼新定太廟室舞大順宣曰大慶列聖皆以太爲名太祖大定大盛漢示大明仁宗大仁英宗大英神宗大神哲宗大成中興翼廟樂舞太祖御殿武太天天定漢也文宗美成英宗治隆神宗大明哲宗重光欽宗端慶曰宣武至端慶皆居廟殿名以爲舞石非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忠宣平澤二州乃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

本長編欲按五代史劉仁恭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

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原注唐無營平州魏晉石晉割地遺虜虜不肯割

則爲空地然於盧龍之際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子元德後及取契丹諸州自同安以來契丹南攻直抵承天宮久矣宋陳均九朝編年傳卷十一初關內之地不歸三州自後唐割地之後改承天宮爲承天宮一州魏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初兩州被契丹所據光武得權隴關劉武平郡建隆山之路爲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吳燕山界路也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吳旨張方平田况編載在寶元

年慶曆錢明逸彥遠皇祐吳奎嘉祐夏竦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甫

南垵詞 詩先帝親收十五人 案自註仁宗朝制科十五人今惟富弼 注者多誤 關於仁

書舉制舉人見天聖八年景祐元年寶元元年慶曆二年仁宗元祐元年五年嘉祐二年四年仁宗亦不甚

合惟主海州舉所載公文云云子則錢明逸彥遠元祐二年一蘇軾再舉制科則張方平仁宗體權十五人

都何汝茂不第等○元祐末臣編一蘇軾元祐九年七月制科舉錢明逸蘇紳吳旨張方平田况亦不第

知長水縣自註云冰色里舉科司書考一十四名題元祐六年六月張賢良方正能直言蘇紳吳旨張方平

賢佐通判湖州明為祠部員外郎通判常州方為政書即知長山縣又一百一十一書元元七年七月奏賢良

良方正能直言蘇紳吳旨張方平等奏元祐九年七月所對舉人第四等方平四等次九頭

慶歷一五年八月奏賢良方正能直言蘇紳吳旨張方平等奏元祐九年七月所對舉人第四等方平四等次九頭

漢注稱之舜會漢所對策並入等校發命者佐郎發書書上正前度判官德州校書郎無為舉判官轉之不能

入等御史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舜前為程人讓謬五子孫也又一百九十四嘉祐元年七月張賢良方正能

直言蘇紳吳旨張方平等奏元祐九年七月所對舉人第四等方平四等次九頭

乾道題安孝宗在位 元年郊赦文 之前事但捐弗念乎薄物細故忝民咸又靡分

乎爾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與陳正獻全云名書曰卑辭厚禮之憐

於仇讐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已既

捐之矣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讐者而必以薄物細故捐之哉何云捐夫辭耳

見絕也○元祐奏度書曰奴傳孝文帝後至道初故書曰朕忘念前事薄物細故雖許矣皆不聽故不至

之贖朕與乎慎捐往細故猶大遺陳壽明皇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漢道初也後漢更今名字

景帝初陽人陸長子相孝宗證文惠書盛州崔泰中亦有傳 朱子書文集 下四

景帝初陽人陸長子相孝宗證文惠書盛州崔泰中亦有傳 朱子書文集 下四

景帝初陽人陸長子相孝宗證文惠書盛州崔泰中亦有傳 朱子書文集 下四

景帝初陽人陸長子相孝宗證文惠書盛州崔泰中亦有傳 朱子書文集 下四

孝皇獨運萬機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之說大事記呂公大臣

從臣之說皆以萬歲諷之意文鑑所取如徐鼎臣銘君臣文潞公龍錫

論蘇明允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謙之類皆論書也全安鑑所以可貴在世○一孫珩

而遂得人任則入錢而錢則不結孟云臣之立而人待小臣察則防之愈急上之所以慎防異國者愈

密下所以致國家者深深所當慎獨任個下職之責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關係之禍

尤不可勝言矣 呂成公事記曰周敬王五年春卿謂秦武王曰張儀之責不得讓公孫郝則從臣不事

大臣矣公孫郝之責不得讓曰臣則大臣不事臣矣故周大臣從臣名昭實於此所謂大臣張儀曰

從也所謂從臣者公孫郝也雖公孫郝向謂曰今日之憂也公不如公孫郝然始嘗所謂從臣者豈而待

翟者人文武成康之際待御僕從固非正人列之乎公孫之憂為備有內外之間哉秦亦用其愛

之主如秦武之流不遇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雖自以為得無礙之術不知體統殆蕪中外

蔽自謀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人臣者在貪婪之中處味進之地有不慮之患 文潞公免

錮論曰臣漢漢史屍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不能及故自稱其臣謂錯之言非專頌其君也

君謂錯言為是乃以身心兩耳而自矜任自用一高天下之重務豈不殆哉矣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參

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忠而後為相者豈不番於朝廷而不恤其私 秦德石鑿論曰豈為相時九

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愛愛論謂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止言傳效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之數

認誤臣善自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使親事嗚呼此其所以見於於威布者耶 書說魏魏魏魏魏魏朝

文鑑 百五十一卷呂祖謙編老歸隱名臣文鑑失極辱辱說書語者曰此書雖久歸而惡者自取一六文

字作厥春如願取五鳳樓之類其所載秦義未擊一時政治大節祖示二百五規模與後來中變一盡在其

中非難悉比也 宋子淳熙八年召對禮子云上天去酒員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聞十六天禮既既

及如禮數之乘而先已備其數中矣孝宗矣朱子蓋禮規之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

以苞苴入都為羞禮云分風考禮禮部詩然宋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其者

以金珠為脯醢以毀券為詩文禮禮五年改字朱子以直書文開卷則此習猶未革

也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為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用陵錄其後兩朝用之高宗

陵名嘗擬水阜其後孝宗用之之折者周益公忠陵錄上上上廟號以高宗為九上曰太后

六人乞用寧者之禮官再乞用高宗上顯字如何了曰以高太為義即高宗亦可上乃令就初議文王相擬

太上陵名凡五亦永承水與水阜水壽水忠上顯承忠

淳熙十四 皇太子 宗光 參決庶務手詔世宣皇廬所草也禮部大常官掌曰手

周學記開主 卷十五

詔用正觀天曆貞宗丁年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名安

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

徽宗崇寧四年十一月

康二年正月加置重武宗字誤當云承休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蜀王衍以宦者王承

休為天雄軍節度使原注致唐末置節度使承宗之族蓋亦誤云折案宋高宗即位胡文定上疏白

令狄故事而王兵權用轉運樞故事而為節帥胡致堂論亂賊曰節旄雖已置今乃平踐於任蜀北輔國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為胡忠簡銓繳還而不聞引避東來除職

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生輩非後

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公尚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為具眼者勸成學

者所當戒也何云若若倅幸而去推諸事君南軒東來非以非受也勉齋不為後學立此防維耳全

案尚益公言謂云稱胡中書神道碑曰公雖因張中微事自不應以人言趨東來則何必云云折

此意直自注之是日欽天與一吳氏子同賜命猶數次大則則志謂有宋高宗誠敬有所據葉紹翁四朝

類之勢於真入屏成公遂方辭歸上不從矣宋史曰成公本傳載孝宗批旨云龍圖之職文臣元祖謙所
進探取精諳有益治道故以龍之成公實歸而不獲也黃勉齋名賢子直刺朱子弟十陳駁曰其職海人官
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宋史俱有傳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

雖編而猛厲粗粲之外卻無枉尺直尋之意何云惟事關君德者不可不爭至於處眾

之謂曰學先養而稍不同陸象則自成其是也觀物游之會可見何說謬云云折案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

人學者稱象山先生謚文安學自宋史儒林傳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則莊獻不入境靈按景

靈宮建於祥符五年以奉迎祖其為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此帝后館御

萬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莊獻太后於景靈宮厲王殿於則

莊獻不入境靈則長編七十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一月先是詔謂等王京師地雖曰以奉聖祖謂

等安前天子於聖祖不言按天文志大微宮南為廟及乃帝王祖廟也其就大內之丙地乃得該院宮地

即令謂等與內侍聖守恩修建內民詔上新宮名曰聖德二百二十神宗元豐五年十月丁丑詔聖德宮奉
真廟孝子廟英德殿孝子廟聖德殿聖德宮聖德殿殿神容十月丁丑聖德宮內奉英德廟院殿其殿
十二元豐五年十一月癸未上朝奉聖德宮先是昭宗神御殿於祥符上以為英德以稱奉之義乃

壬辛丑 中別之襍元祐末才部州人奉詔改元 參知政事尤熲全發不左生○熲延之孫真體部尚書 不草咨

認此禁林繳奏故事七唐末韋昭範起復在昭宗 天命韓偓草制偓曰腕可

斷麻不可草上疏論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成世事故前輩不以

爲故實元祐案唐書僅傳宰相書詔詔母表詔位位當草制上陛下誠信胎胞未變後漢而召可

也可以使出義冠殿軍入泣而相制發詔則慶雲則慶雲一佳人情可憐也 宋使馬從皓

酒優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妾未死耶偓曰吾殿內書可默數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一宋

當不允詔奏師妻之爲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也於是西典京邑非臣所知不允書有褒詔臣無辭以草遂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

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何云東坡先生嘗云書如富貴

○元祐案東都事略六十蔣堂傳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舉進士官禮部侍郎時至即有草未知名節久而後成

進如不及宋史盧素傳素字仲甫湖州德清人未冠有葛屨嘗語諸生坐池等堂曰池沼粗適恨林木未就

耳素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若植根植形成大似土木夫大名節也皆當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

器中進士甲科富龍圖閣直學士元祐中知荆南劉至世謂其學法盧氏傳行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絳輩及有宋本

股宋字從 先達甚多何云和王三之文亦自有不敢斷自師魯始也蓋當時有識其文大

者故作論附誌文之後云云又曰師魯之誌用意深而語簡謂師魯文詞而意深又意平主作文 條

惟師魯見展卷後論立行俱下便曉文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愛此文所以慰亡友附遺恤小子輩 條

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絳集一卷條蜀人自號金牛先生名其文金牛

集元祐案歐陽公尹洙書誌曰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字舉進士及第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穆脩

字伯長歐州人擢進士第初授秦州司理參軍集三卷宋史史文死傳宋至名臣言行錄龍圖閣 穆脩

於脩陳孫亦云尹洙兄弟從倕學古文死文正尹師魯集序曰五古文體聲聲皇朝柳仲塗起而麗之消穉

大至專事遠詠古道不適於用廢力弗學奇又師魯與穆脩長友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

之文一變而復古柳河東集新說論後序曰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舉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絳之徒

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稱方始回天下乃知有穆脩書畫解題目錄類中典館閣書目三十宋朱書畫

臨柳陳孫叔進等撰歷五年上卷條開篇四十四百十六卷 國朝王士正居身錄二一宋古文始

於歐陽修鄭絳二人柳穆今有集人多知之條歐州人天聖六年王班長榜第三甲居身錄二一宋陳堯叟

榜進士爲子也元修堯叟二年王穆修進士及第始於蘇州蘇表與師魯書曰蜀人不同

祁寬問和靜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

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論胡 書曰子孟子論孟

施舍北宮黜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

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文公答

曰和靜之言當表而出之元祐案蘇轍論黨家類尹和靖蘇轍四奏唐忠於和靖居之曰堅中其意蓋謂此為主而剖析積微之功自不相妨耳和靖案中謂伊川未嘗言前聖之短此意善善和靖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理宗十七年辛丑改元初為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曰謀之而臧則文字

文孫宜君宜王謀之不臧則生天王家以為大感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高宗初即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案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避敵上意曰沃編謂國射汪善紹興起鼎張浚去而檜相

相謂乃侯為隆興開禧孝宗初即至淳熙萬機獨運而大臣充位劉子自政宣統四年論勢而無董臣之助之語

慶元後政在侂冑嘉定後政在彌遠端平開禧理宗在位十五年甲午改元訖是定更一

相則曰更化然姦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厲長危亡之證所由來

漸矣陰凝水堅極於似道邵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十三卷遂與西晉同

轍哀哉全至黃巢發而朝政變言之最詳○元祐案貫似道少落魄為游惰不事操持以父老後種善與

曰與西晉同轍司會曹嘗其姦人曰有能於理示為實如遂赴廷對獲致柄用西晉之亡由賈充曹后之父也故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極胡桀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

害在民元祐案蘇軾論梁適與蘇紳有奸邪一時號草頭木脚桀厲其性也既同禍中肩得秉政其所任也諫伏獻言事曰臣諺謂胡薛為草頭古天下苦其害也諫於我生民豈非爾極矣其言也薛極

朝野雜記載開禧開禧理宗在位一年辛丑改元貪濁之事詳矣繼其後者又甚焉當時謂侍

從之臣無論甲有獻納他可知矣以陰方已陰極於天下無拜全云此魏公鶴山語以識史相之苞

且也見天曰吳子巨宋筆雜抄○元祐案開禧案字雜抄集朝野雜記所載職事原案開禧物各列之天與

魏厥開觀意為之駭然以近世觀之每有儲備准及外人竊問肯張單以時衆目當當開會開帥師憲三千

皮雞局種其承受人不過覽書函及魚論十中投納而已籠中之物雖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視平原之

事何翅萬萬

仁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善竟饒子高宗閱刑部奏案有

生人婦而湯思退對以見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取人

因事記問生

卷十五

十四

臺主事表請以下所宣重國政要節宰相一人專知簿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宰相相簿時政記自請始也。宋費亮梁給漫志唐故事宰相每於闕內及廷奏論政事退歸中書簿知印至定簿書其日德首及凡宰相奏事行史館名時政記其後謄書謂所奏某事一端移數刻之久或自記出已之辭而忘同列之對恐有遺漏故宰相自唐以來中書樞密皆時政記周禮中書院置內廷日歷臺本樞密院依舊置內廷日歷館胡自言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皆時政記周禮中書院置內廷日歷臺本樞密院依舊置內廷日歷認自今重國政要節宰相一人專知簿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宰相相簿時政記自請始也。

葛文康

勝仲

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

元祐案宋史文苑傳

七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紹聖四年進主再知湖州等語黼字文康東都事略一百一十一王黼傳稱開封祥符人舉進士宣和二年拜少宰由通議大夫入為樞密使自國朝以來命相未有也黼入全良嗣不得志於其國亡來歸致言儘可取若狎女直其國之則石晉所割燕雲之地可復感示問大臣皆以為不可黼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然彼之所聞覺懷我者多矣且燕雲攻取武之善機也今燕雲取則女真獨強吾不免制之中原地恐非我有也而童貫伏禧無刀牌賂女真得其空歡九朝德年備舉云云初九年黼與勝仲書王黼勝仲書王黼勝仲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願公急事相之去無使天下至於危也

胡文定公自登第建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

此胡致堂先公行狀語

宋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

此黃勉齋李行狀語

道義重而

爵位輕所以立言不朽

元祐案胡文定公於元祐紹聖四年丁丑中進士第官紹興二年壬子以論宋勝非罷職卒於國宗紹興十八年戊辰中進士第官紹興二年壬子

年以御史中丞繼祖誣宋子十罪落職罷職四年戊午之致仕。宋劉時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二甲子朱熹立本于子居卷無一念不在於國然建炎之禍熹易退之禍故其與世動輒離職自任仕以蜀總五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每名氏宋史全文一十八光宗紹興五年閏十月戊寅時議未書以上既作傳曾罷宋于以十月辛卯入見中間進講者七例引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者一在朝甫四十六日

邵公濟

何云

築室犍為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頌

大夫士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

先人載家使蜀免焉

何注大父康嗣先伯過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溫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長呼問之曰某所盜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為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長呼也按溫公集張夫人終公於

元豐五年此記錄之誤也

元祐案溫公敘清河郡君文曰清河郡君張氏冀州信都禮部尚書致仕存之女魏明敏擊士司馬光之妻也年十八適司馬氏夫嘗朝封

清河郡君及為繼王次郎君年六十元豐五年正月于海陵於家病。東坡志林論道碑曰公端明敏學士出知永興軍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節位大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特賜溫正議大夫致拜左僕射而

安傳不載 東坡對策曰惟制業有治管先內或曰何以爲師故在種彘或曰不可據獄而此皆一偏之說
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觀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內所以爲京
師之不據府所以爲畿甸也如使不據府而實爲畿甸則夫實爲通運主也夫惟制業有治管
之制轉重之相權必爲虛實之相養吾公穆公曰京師則多作事以之君不據軍則多作認以之亦
不廢重軍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盛失於重此制實非本意也命人君之所置出於外而無防者
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無防者有限此處置之相養也○司馬遷制策等策曰近京畿通運考
外臣遠與死節同謀固爲第一等事爲第四等注云故既上而執政以所說進皇欲觀之曰其言以道
不可二載公乃條指東坡頡頤巨闕氏曰似太詳核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書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

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全云沈端晦自應之言此龜山集第三卷游執中書語曰其學以中
庸爲宗以說書爲主以爾雅爲入德之階以書經之妻子云云呂成
公壽說引此四語謂過於此等處常常體察最可驗學力 執中名復治定去在生之友人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開禧時李彥英亦主戰余謂此即西漢樂
府一議和生議戰死生國難死國難兩不
師竟誰是隆興許都無一是者也 全云杜忠誥是且戰且和未嘗降一者與安文思不同文思以力不足
爲言是其當量而曰又與湯思退不同文思多營生稼軒和開禧之議然開禧未嘗能用稼軒也水心則諫
詔矣何云趙忠簡亦主和議史直翁投諸老成不以爲小大幾之○元正蔡宗人趙鼎開禧再相或說其無
所說施開禧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腹瀉者竟不若復加攻攻必傷元氣矣人患腹瀉者竟不若復加攻攻必傷元氣矣人患腹瀉者竟不若復加攻攻必傷元氣矣

信上君謂曰陛下於金人有不亡之憂云臣曰謂和不懼爲之者以殺官及臣后臣等皆謂處之難出於
受君不可不爲非史法傳張後將圖飲後上問治治悉先爲備禦矣謂長規備謹及謀之士與不殺之師寇
去則謂言以遂攻及至則欲兵而通謂請之厥後得平 宋葉紹翁初朝見韓元集李元壽志於恢復史公
浩以爲不先自治安可圖復與張公發語難於天子凡五曰汝乃今日史浩之意已不可奪惟陛下上英明於
是不由二省極言而命將出師浩乃請罷韓 趙鼎字元錫解州聞喜人相也忠誠忠厚史浩字直學明州
鄞縣人相也忠誠忠厚史浩字元錫解州聞喜人相也忠誠忠厚史浩字直學明州鄞縣人相也忠誠忠厚
陳俊卿字直學明州鄞縣人相也忠誠忠厚史浩字元錫解州聞喜人相也忠誠忠厚史浩字直學明州鄞縣人相也忠誠忠厚
陳俊卿字直學明州鄞縣人相也忠誠忠厚史浩字元錫解州聞喜人相也忠誠忠厚史浩字直學明州鄞縣人相也忠誠忠厚
陳俊卿字直學明州鄞縣人相也忠誠忠厚史浩字元錫解州聞喜人相也忠誠忠厚史浩字直學明州鄞縣人相也忠誠忠厚

曰文清美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善爲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浩爲相

非無一善可稱何石堂子適爲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父全云適是
大臣之度權在位日久機務收歸邊將以固權和即臣之機務者之過權也適大儒

嘉定癸未禮閣策十二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遣詔下謂之遺詔蓋避時

宰家諱也全云時字乃史彌遠其
實祖八行徽士名諱蔣良貴發判安吉州時水災後脩城郡守趙希

觀慶良貴作記用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字不至而避宰相父名

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枝玉葉也聞者壯之元祐案宋史竊黃珍字良實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官刑部侍郎使相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不知邪正全云陳賈傳曰終也不知逆順全云黃更之徒也

唐內殿無逆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

織於延春閣何云漢伯士頭樓校碑耕織寺唐云殿代部縣所天門東西壁畫耕織圖使兒得而觀之蓋以勸牧民者不獨延壽也全云南唐之初樓閣以耕織圖進及魏之世又

地臺官至何云漢伯士頭樓校碑耕織寺唐云殿代部縣所天門東西壁畫耕織圖使兒得而觀之蓋以勸牧民者不獨延壽也全云南唐之初樓閣以耕織圖進及魏之世又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勸怠判焉徽宗宣取祕書省圖書進覽

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

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

此為畫日月在日光宅四海觀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

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疏載嗚呼使徽宗能真其言於

坐石石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為瓊聽之藉藜而畫學豈為黍離麥

秀之風景其可畫乎集奏唐書畫通傳長慶初穆宗開正觀開元道暹曰元宗即位身姚宋約君

於道現畫筆一掃無從為圖獻勳帝出入觀者自敗其後穆宗易以山水

圖見於紹興五年二月甲午之聖訓樓鑰耕織圖後序帝始開中興帝始開中興帝始開中興

事廢大羣師之作苦免功始末為耕織一圖辨自畫雖以入會凡二十一十一事織自為圖判至期凡二十四

久難忘也帝欲下臨文符就請孟興沈與求呂大素久矣嘗撰其策帝曰朕見合葬中義氣議論則正語論深德行

聖畫祖宗時於延春閣兩壁畫農家養蠶耕種等事宋史陳師錫傳師錫字伯修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儒聲及在武庫學權為第一蘇軾稱其學行淵源行已淡素議論則正語論深德行

張主筆傳云畫獻所著元宗論大旨以養民務德為意宗孫所嘉賈命為錄卷之十八列元宗開元之

四壁孫奕傳仁宗即位畫耕織圖上之帝命張於講讀

紹興開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入人出

於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於武德貞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

於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嚮開按後漢書長史上四十一人酷吏史上十八人

養為輕重則率教之干豈復顧義哉

注條意鄭志宏涉縣重修縣學記自元泰定十六年
合之所謂率教者可見矣 何云此數則道門之始也○元折案宋史蔡京傳 京與蔡卞等議法外
學三宗者遂逐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 王明哲傳慶後錄曰大學生欲請上時禮苑石之覆
其末句但願學士去禹社園中何日不香風初卷 潘康初李伯紀嘗與蔡卞對揚進士出身後為石正
言者重之名有金紫號稱遺文二十卷 周際及全籍後集曰三學之風盛於異定淳熙際凡其所
欲出者雖宰相履其亦直攻之使去權與主人抗辨 一時權相如史之十大全不即行之亦未可之何
也買以道作相履其不可以力勝者乃以校尉告身發給俸俸京蔡卞時黃文昂方自江入為京守 蔡卞嘗謂
而異其威雖言黻仙道之罪而禦不敢發一語及置教者去四則 上書其極意後錄曰日師昭明曰元
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程公無一人敢少非其非直至臨港實師之後始覺其罪無乃晚乎 蔡卞嘗謂十七
賈曰道欲絕儒黨今慮學乃以校尉告身發給俸俸京蔡卞時黃文昂方自江入為京守 蔡卞嘗謂十七
蔡卞獲數百千於是畫四方之士紛紛就試時黃文昂准曰准曰准曰准曰准曰准曰准曰准曰准曰准曰
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發短髮才

大觀 徽宗在位七年辛巳改元

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慈臣不學如此
集說王
六 大觀元年三月十八日甲辰詔上有孝陳雖朝任地忠和八行員入學大司成奏說取焉釋疑之番百十
有御製八行刑條一卷列在立學宮中以行之多寡視之至退而犯人刑者不密能改過又有行乃
聽入學○元折案大觀八年又八行取士科知州李義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說其所為文以義羽山
以遊之或謂之中行曰入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信以八行應對自則彼之不獲者非人類歟
員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叩之還量未若南海之膏制行劣於莆田之露

居貧媿於義烏之安

原注臨切韻歸山丁翁南海集對政與之莆田陳徵發局係高 集說宋史魏
士爭員發從之嘉定十七年遷祕書監置學士院至諱文靖後學之士正平廣州人紹隆四年進士開禧中授
廣西提刑俄徙廣西經翠牙無使拜左水相力辭乃得致仕卒諡獻與感字師復與化人丞相俊卿之子
直居被劾絕天性剛毅信道大節無虧宋金路諸未盡錄中錄以論理後分之二爰自居官信必如類真
膺道家必如悔過而深愛學焉高亮死家無餘財無餘財庶乎能語其語矣傳學南齊書 徐勉進士
為秘書正字海平初與諸賢俱被名帝見衣履垢穢慨然曰卿可謂清貧○元折案此真文忠諫陳復賢詩語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二肅之辭曰為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

之節於門側上漏麥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書無炭市飯不得温程子弗問

謝處安焉如是踰月齧然有少炭然後程子與之語
元折案李于謝上蔡語謝後序曰
先生姓謝氏名履字嗣道學於

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事談公聞所貴最為超超

呂子約 全云大愚先生自
祖侯東萊之弟 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
元折案明道行狀伊川所作載
一程遺書 宋史忠義傳呂祖

失其素履有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者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業集
譙天授 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道潔 之學得於富順監黃香薛翁故

曰學無常師

閻按古文彙氏上有鄂字世系商非夷族洩作滋閩人吾作諧遜於眉卽閩程子所見則成都浣犍種補鄂氏戎蠻爲姓蜀之隱君子也故伊川曰易學在蜀○元圻案宋史應運傳議定學易於郭藝氏自見乃謂之家一說川人郭藝氏世家宋南平始祖在蜀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家數之學也漢康初巨阡閻定名爲崇崇故說書不就象書城大面之勝樓憑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講堂師之曰講夫子 經義卷二十一 議氏定易傳洪程過曰定涪州人嘗易於先中郭嚴說告以見乃謂之象與爻講以成變化之教郭本蜀人其學傳自嚴君平定見伊川於涪伊川欲與同修易書後和國許公薦於朝廷通直郎

困學紀聞注卷十五 終

男忠錫孫 孝瀚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六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攷史

漢河渠攷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爲害蓋自戰國雍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漕遂敗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思披圖案謀用綴軼遺 閻按齊桓公時九河既同爲一相至才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四十二年而周諸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漕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不足徵周圖子引之以爲定王河徙之由未必然也 全文經書國不足信然議其出班氏後何氏之說也

所當爲河之魚始此恐不待戰國也 何云此致乎 周書王樞之語爲據齊桓塞河之說出昔經書在華國後繼序按周諸所云定王五年乃周之後定生一作周王而合總員定王者也使是節之定生則五年崩豈云之七年春秋書大旱而不書河徙有是理哉○元圻案書止義引春秋續費乾圖云移河爲界在蘇戶壘邊入流乃自廣公羊疏引尚書中候云齊桓之鑿運入流以自廣漢書漢志成帝初賈誼著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川各官自利王莽時大司空棗王樞言周諸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元圻案此史記河渠書漢書漢志文

陳留郡酸棗縣 原注今屬開封府 集證

秦拔魏置陳 原注地多酸棗 今隴河南衛輝府延津縣 因以為名 金隄河隄在東

郡白馬

全云脫縣 字

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郡縣志在

酸棗縣南二十三里

原注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隄 漢文時河決金隄即此

王尊為東郡太守請以身填金

隄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

謝按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嘗發久屬藩臣統 有河事不聞朝廷一節 河事不聞朝廷一節 河事不聞朝廷一節

鄭滑節度使河決瓠子一事耳余謂仍有一事蓋微傳為君以意節度使滑州魏州邢州魏州西北防微其

流遷去絕與自人得以安 何云冊府元龜開元二年六月博州黃河堤壞端緒洋溢不可禁止上遣黃超

三州別軍乘便分入得理按察使蕭嵩總其事○元折案李暹卽志謂嵩金隄限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

稍高李暹至高四五丈又王置備瓠子子韓休那高陽人建東郡太守河水盛漲元暹即至更

民投粟曰馬配水時河伯尊親執主聲使巫策祝請目身填金隄因止宿盧居堤上吏民數千萬人皆叩頭乞

止尊竟終不肯去及水盛漲漢吏民皆奔走唯 一主簿立在勃海不動而水波却迴環吏民驚之更節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復決濮陽縣子注鉅野通淮

泗邨居河北 原注邨音輪後漢注音俞 閩按文當於東二字截注作句下流入勃海另讀勃海今天津 衛漢地理志所謂至章武入海是也○元折案史記河渠書今天于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

東南注鉅野漢書武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北郡十六溝道志元

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漢志又云是時武安侯田汾為丞相其季邑食鄆邨居河北河決

而南則鄆無水邑敗人多怨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強塞之未必應天是以久不復

塞也 秦非河決之地其持終言不塞之故耳邨居北四字似無解也

東郡頓邱縣 原注今屬開州開德府濮陽清豐兩縣 集證 洪武初省入開州清豐開州今並屬直隸大名府 漢勃海郡在勃海之濱 原注

今滄棣黃龍州之地 全云原注是古文 水經注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

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

年河徙故瀆班固曰商周局移 以上車水經注 第五卷文 瓠子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

子口瓠子河名也 集證今開州城南 有瓠子渠 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卽鉅野也 集證

今屬山東東平府 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那郡鄆縣通典州那十德州平 鄆故城在德州

平原縣西南 原注大名府夏津縣本鄆縣程氏曰月時河徙涇縣至漢又改向頓邱東鉅野 閩按程 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時河徙故瀆非於條子而稱條字面稱條者蔡氏所原釋者其詳辨見 胡佃明禹貢雜錄徐貢助之何本戴國云陸磬入都小陸全以漢書有榮陵溝渠如淳曰今於磬漢口是也 勝在今縣西五十里河何嘗從此大昌亦本非於字而蔡傳去加王誤讀用之耳 何云胡注曰程大昌 禹貢論本是周定王時河徙故瀆非於磬字 固於條者蔡氏妄說○元折案春秋襄二十五年公毀晉狄齊侯盟 於澶淵杜注在頓邱東南水經注五大河故瀆又東運鄆縣城東今山東臨清州夏津縣東北有故鄆縣城 溝進志注古曰磬磬銘石即水經所云源水又與東磬磬者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元折案史記河渠書於是天子已 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

馬王驪于河於是至塞子築宮其名曰宜房漢書武紀元封二年至夏四月還謂泰山至甄子臨決河溝漁志上既封禪祭山川其明征故封少甫上適復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甄子決河於是上自用事萬里沙則遠自臨決河沈曰馬王驪令塞居從官自將軍官下皆員薪薪決河於是至塞甄子築宮其上曰宜房

水經四甄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原注在縣北十里為甄河枯地志故龍淵宮口亦謂甄子樓宜房樓

俗名瓠子宮亦名宜房宮何云防房古字通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鄆城集覽今山東濮州府

濮州東二十里舊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原注通典泰宗二十二年改魏法河濮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漢王橫云九城

志濮州舊澤陽有甄子河甄州舊陽縣有甄子河萬里沙在萊州故縣濮州東阿縣有原山一名吾山瓠子歌曰吾山平鉅野監東向今屬鄆州○元折案在鄆城以爲上下十五字是武紀蘇林注文溝漁志上既臨河決

神功之不成作歌曰功無日時矣吾山至吾山平鉅野溢集覽曰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之西北有原山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元折案此河渠書溝洫志文導俚作道

河渠書禹乃斷二渠以引其河秦溝洫志斷作原注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折者水其一則深川也

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原注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折者水其一則深川也

注是正文原注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折者水其一則深川也貝邱貝州清陽縣原注魏書四年省入清河縣集覽原注東魏高齊濟州縣地置貝邱漯水出東郡東武陽

原注省人大名府莘縣濮州朝城縣集覽今山東東昌府莘縣東有武陽故城曹州府朝城縣東南有東武陽城西南有故漯河原注曹州十乘縣美謚今曹州府泰安縣澤之千乘

入海降水故瀆在冀州南宮縣東南六里大事記一周威烈王三十年晉河

岸傾壑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關於春秋成文五年夏梁山崩

梁山崩雖過河三日不流又先於威烈王十三年○元折案史記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受矣又曰大河故瀆又東逕貝邱故城南即言馬彪郡國志所謂貝中聚也又曰風俗記曰漯水東北至于乘

入海原注曹州十乘縣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元折案此溝漁志文

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原注館陶今屬大名府通縣魏州賈

鄉縣有屯氏河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蓋武縣濮州爲城縣固省人情地縣九城志大名府館陶縣東津縣有屯氏河東鄉縣有大河故瀆集覽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西有衛河自直隸元城縣流及即漢時屯氏河舊

渠也東魏齊縣今直隸大名府大名縣東南有屯氏河○元城縣有屯氏故河一名王莽河明洪武初以清池縣省入滄州今屬直隸天津府州西南有古屯氏河一屯氏河山東臨清州夏津縣北有屯氏河而南樂縣

今屬直隸大名府○元折案水經注云屯氏河逕魏縣南分爲二漕屯氏別河北漕至陽信縣故城北地理志渤海之屬縣也東注于海屯氏別河南漕自平原城北自受大河故瀆東出也通謂之屯氏河即地理志所

謂平原縣有爲馬河東北入海行五百六十里者也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元折案此溝洫志文

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案此師右注地理志清河郡靈縣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

北至磬入屯氏河原注靈縣隋有入州州博平縣屬晉縣屬冀州後屬冀州 集證今山東東昌

縣元靈河開路今直隸河間府景州州校尉王延世畏塞制平其故水為河平溝洫志後一據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為河平元年三年河復決平

原流入濟南千乘元折案成帝紀建始四年秋河決東郡金隄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溝洫一

所壞敗者至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

平原德棣州集證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屬濟南齊淄州集證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等縣千乘故城在淄

州高苑縣北集證今山東齊州府高苑縣北有故千乘城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會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

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元折案此溝洫志文李尋傳尋字子長王陵人也治尚書

信都冀州信都縣禹導河北過降水即此亦曰枯澤渠西南自南宮縣界

入闕本自信都縣以下二十一禹貢九河既道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

四曰覆餗五曰胡蘇六曰簡絮七曰鉤盤八曰高津其一河之經流原注先

河之經流遂分簡絮為二元折案林之奇尚書釋文曾氏曰自從駭至於高津皆名河也先儒以簡絮為

單名固不倫奚爾雅所載恒有八名其一不名者謂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不為單名改分簡絮而為

二經流而其一徒駭是河本通東出分為八支譬如詩尚所言則河徒駭乃分為八支如郭氏之言則是其一

為經流而其一者若其支派也然據下文曰又水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九者別支派則其勢均也安

得以其共為一經流以其一為別城九河之地在漢置順郡以比許尚曰徒駭胡蘇高津今在成平東光高縣界

北而南既知二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大史馬頰覆餗在東北之徒駭原注案平記在德州清池許尚云在成

平今河間府文河縣東有漢成平故城馬頰 原注郡縣志在德州安德縣平記在棣州渤海北魏地記

原注案平記在棣州臨安臨津無棣三縣許尚云在東光 集證隴安今滄州臨津今南皮 簡絮 原注輿地

記在臨津 集證地理今釋河開閉南皮縣城外有道河絮河二河相去甚近○柔爾雅註云簡水通簡絮

水為約曼曼簡絮為郭氏正義曰史記正義云簡河在巨野縣平野縣界今史地理志南皮縣有河 鉤盤

買讓於是陳治河上中下二策

程子曰河北見縣隄無禹隄縣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闕按玉海曰以禹買行河以春

買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元圻案見漢治志

水經四河水南過河東北屈隄原注唐慈州吉昌集原注汪呂春秋曰龍門未闢曰

鴻水大禹疏導謂之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元圻案今水經注四作准南子曰龍門大溢源流名曰

河出崑崙之上大溢源流無有邱陵高阜蓋之孟門曰洪水大溢源謂之孟門故楚天子傳曰北營于門九

之登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黃河之曰院兼之孟門津之名突然准南子實無此文呂氏春秋論愛想篇

曰昔上古龍未闢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源流無有邱陵沃衍至原高阜蓋之孟門曰洪水禹於是疏

河決水為彭澤之障故原專故准南子蓋呂氏春秋與

今水經注謂之准南子與厚薄當曰蓋必兩所擇

河又南出龍門口原注汪大禹謂河積石流決梁山即龍所謂龍門也龍隄原注今山西絳州

隄西又南出龍門口原注汪大禹謂河積石流決梁山即龍所謂龍門也龍隄原注今山西絳州

大河水盤東於山峽間至此山頭岸漸狹然奔放聲如萬雷關符東受隆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

定襄郡之成樂縣去禹買龍門一千五百餘里禹經百牲力竟通典絳州龍門縣原注今屬

至此乎直正妥談不足與辨何云株如此則自東而西矣通典絳州龍門縣原注今屬

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原龍之上即為龍否則點頰而還通典州黃河

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三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

門山其東在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水經注

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之三門山過砥柱間注伊闕碣石見前

闕按伊闕非未見前宋地理志稱注云魏辛五年伊闕縣為鎮入河南入年故練伊陽也元圻案水經注四

北屈縣即夷吾所奔邑王季之故城也彭叔曰元初置故城今南屈縣故曰有南故曰北屈縣曰南故曰

一屈者之疆也又河水又南過皮氏縣西皮氏縣王季之延年也故城在龍門泉南不得延延皮氏方龍門

也又十五浴水又東北過伊闕中注京相璠曰今洛陽西五十里伊闕外前王季服皮氏前謂為冀州地也

伊水又北入伊闕伊水禹所以通水兩山相對等若關伊水歷貫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二閼也昭

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買于閼鞅是也陸機云洛有西閼斯其一焉又曰西閼曰鐵閼也出春六月二閼上渡

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頰而還又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渠河曰龍八十步險絕難

斷漕功尚存

通典入淇水出共山東至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集說今之衛縣府淇縣西北去淇水下流入河

新莽始建國二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元班案此漢書王莽傳文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集說今山東東昌府恩縣

明帝永平十五年王景脩汴渠成元班案此後漢書明帝紀文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原注平今即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

其舊迹見明郡縣志河南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原注漢陽縣屬澤州隄集南

二百五十步亦名浪蕩渠禹塞蔡澤開渠以通淮泗漢命王景脩渠原注漢

景脩渠在河汴口今廢絕口是也水經注王景即於水故管東注後魏謂之後渠開按如淳曰今廢絕口應

水漢注本原不知蔡氏管曰何緣議今作砮礮主田砮礮地名謂從此而西其書得歲終曰立平學枚臣

竊恥之全云胡東橋水經注漢水篇欲攻蔡九塞砮礮之見而曰豈為北礮粉南礮粉則分一水為二不

○云折案後漢書魏史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以理水形使遠發卒數十萬道塞敗王景

脩渠渠隄自餘陽東至于夾海口于餘望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柱置石閘濬河防急衝決灌積十里

立一水門今更相洶汴無復滄海之患明年成文曰時有東魯能理水者顯宗詔將作護者王景共脩作

後漢渠矣用重鑿水注乃不復為害水經注四河水又東滄水滄水出焉注大禹塞蔡澤開渠

以通淮泗即經所謂濶濶也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備汴渠東使日月濶濶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

汴渠上乃引渠農人王景留將作護至古洛陽明年成順帝熹平中又自汴口以東濬河積石為堰通渠

成曰金陵靈帝建寧中又增脩石門以通海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較澗可水又東逝八澗逝北漢安帝永初

七年帝詔過山于考子石門東清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澗後又七經水與河合流東至

北礮粉南東出過蔡陽北礮石廣曰北石後人所加謂之礮粉志云礮粉古曰水經流亦東通礮粉無北字可辨

礮粉注濟水又東礮石溪水注之顧氏曰此十字及近刻如此作礮粉石梁上又加東字胡濬無錫注云

上有礮粉故以此為南礮粉至衍考下世謂之礮石淵則石字非衍明矣經云礮粉于蔡陽縣下此亦言

于蔡陽縣下豈有兩蔡陽乎後人不審即屬從文後注文故安加南北耳據此則胡東橋南北礮粉之

說蓋承水經注俗本之訛非自造也

章帝建初二年罷虛沱石臼河元班案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二年四月乙巳罷沱石臼河

虛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入海鄧訓孟庠

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有白河在定州唐曰縣東北原注本漢晉書縣屬今省入安喜縣○案石臼河

以下十一字述章漢注文效後漢注無魯宋唐書地理志定州有唐縣宋史地理志中山府本定通典九

州政和三年升為府改陽都曰中山唐七百文豈有唐無唐縣亦無并入安喜之文當更攷

嵐州宜芳縣集說今八原府屬縣

即漢汾陽縣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黎麥苜蓿

賜焉原注水經注按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美諫今直隸正定府行唐縣漢用行唐後魏行唐

西有磁河○元折案後漢書鄧訓傳石臼谷美諫今直隸正定府行唐縣漢用行唐後魏行唐

千人 此條疑晉人後遭遷考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元折案漢書張騫傳漢中人也曾發作昆侖

漢武帝以干闥 柔乎闥即今之和闥在 葉翁老萊因多石 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博雅 即陳 雅 曰

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陔河水出其東北陔泔水出其西北陔弱水出其

西南陔河水入東海二水入南海 見齊 水 後漢書 明帝紀永 平十七年 注云崑崙山在肅

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 原注宋文公曰一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 崑崙高去嵩高五萬里恐不能去虛之遺 通典

以下皆州郡 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

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

二織皮崑崙析支浪搜 案應劭曰詁員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 河曲羌 水經注三河自朔方東轉還柔後縣故城北 西戎

即敘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干賜支 案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 自一西羌姓之別也其國近南 關之積石軍 西可千餘

支馬耳所謂析支者也注河關縣屬金城郡羌地是也 續漢書河關

甲有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厥則析支在積石之西 案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 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 東北入塞口至黃頭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 是河之上流矣崑崙南在吐蕃中肯亦

非謬 原注楚辭注爾雅河出崑崙虛名曰所乘并千七百 川名舊百里 一由千一里 一曲一而離發過吾 錄四卷 全云此條乃附見不應置帝帝之上 元折案水經注一源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

東西入大海東為河源禹記謂崑崙者流渠使大宛西稱河源謂之北流不達于崑崙也水經河水

下其北流與葱嶺合東在蒲昌海蒲昌海在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東出二百里于闐在南山

冬夏不增減皆曰為塞行地下而出於積石為中國之西顧民曰蒲昌海即羅布淖爾在關東南種石山

在青海境種石之西五百里即是海今呼敦敦格拉木志本所謂從地湧出如其其百餘者也麗通元

言河之所流出于積石自曰指星宿海 邵氏疏雅釋水正義曰河源所出之山者謂之紫山新唐書吐蕃

傳劉元鼎使吐蕃還記其經見已由洪濟流西南行千里木益枝香可此秋夏乃勝竹其南三百里山中

高而四下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極其間流浹帳東北直莫賀延碛東距五百里

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摩陵依故就隴隴則其地無刻南之西今西寧府界西南千四百餘里有

大山厥色紫黑是蓬金銀唐人所謂紫山稱斯石矣自紫山以西又南迤西連諸山綿亘二千里其即古崑崙

之虛與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元折案此靈帝紀文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軍 集證今甘肅西寧府 元折案水經河水又東過金城凡 吾縣北注水迤其南不在其南有虛水出塞外

歷代田制攷

秦廢井田開阡陌

原注周顯王十九年集說地理志秦孝公用商君制阡陌師古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史記六國表周顯王之十九年為秦孝公之十二年初改小邑為三十一

專令為田開阡陌

通典四注曰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

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

而人稠諺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其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

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朱文公開阡陌

辯曰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

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辯其橫從以通人物之

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澮上之塗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

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一說不同今以

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澮從而徑

涂亦從而遂間百畝澮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

畛道亦橫則溝澮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

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澮澮亦皆

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澮八尺澮

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

遂地官遂人辨知徑容有路差之凡道皆有三濠川上之路則容二軌道容一軌塗容一軌軌廣八尺其畛差小可容一軌道大車一軌軌廣八尺自然徑不容車軌而容牛馬及人之步徑是以春秋有生遂踐即徑也

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

止侵爭時蓋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

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

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

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租庸以為兩稅唐書實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一斛輸絹匹綾純二布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子非畿鄴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一十日謂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自開元以後戶庸久不課悉丁口輸死田畝賣買富戶降稅不賣而租謂法弊壞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說見史記本傳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二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

也大事記解題三曰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畝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秦始皇二十一年使黔首自實

田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使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程易田云應劭風俗通之言於秦本紀

陌土不閉阡陌風俗通之言於戰國六書故者亦作何東以為陌今風俗通又載宋子之引者考漢河東為河南蓋不知南東其畝之制而轉置者妄改之也天阡陌之名自徒隸自此載宋非天下之田盡逐流縱而溝漕橋也若果其說則又逐漕橋而溝漕橋者乃鄭康成氏以南畝圖以疎人者謂天下之田盡逐流縱而溝漕橋也若果其說則又逐漕橋而溝漕橋矣胡可以南畝之圖轉遂人之制哉畝有東南故應氏身說說以別之不可以偏舉也至於近人阡陌則因乎遂人而名之義不擊乎畝與夫之千百而不妨變其阡陌而陌之所讓不可曲變惟秦所通也亦嘗作阡陌考圖而詳之矣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元圻案漢書食貨志董仲舒曰秦用高軌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易者田連阡陌富者無立錙之產薄與隨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行且少近

名田占田也各為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家可足也原注武帝時賣人有市籍者及家無田者無得名田

胡氏曰限田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以

使民興於廉也元圻案胡致堂讀史會見二董仲舒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而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異於秦也

趙過教民為代田

程易田云趙過為代田見漢書食貨志一畝二畝歲代一夫二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蓋一夫百畝以種本百畝也今於畝中更為一畝以播種於是夫三百畝矣畝雖相間二百畝亦三百畝代田者夏播種之名畝播明畝休歲易之以畝處種以歲處代畝也

代易也

師古

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

原注云羊傳注司空謂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

上田一歲一易中田一歲一易下田三歲一易

傳管仲爰田晉語云作輅田輅易也

賈逵漢地理志素

商君制輅田

原注輅與爰同易也食貨志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

案司馬法曰歲爰隨獄論未通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先帝哀憐百姓之

秋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師丹建言限名田

元圻案漢書食貨志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云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限名田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丁傳用事重費陸賈能不便也遂疑不行

王嘉奏曰詔書罷死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隳壞

元圻案漢書王嘉傳

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建武三年代平黨為丞相奏對事云云死作詔師古曰死百死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元圻案此食貨志文志又曰後三年莽知民愁下詔請食王田為買賣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察墾田戶口

集要田頃畝及戶口年紀百官志法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戶口墾田錢穀入出上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

通典食貨曰自秦孝公隴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並踰倍興矣

阡陌既弊又為隱蔽隱蔽之法憑乎簿書

今本通典作又謂隱蔽在簿書既廣必

藉眾功藉眾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

後魏孝文大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集證不栽樹有謂之露田四十畝婦人

二十畝

集證通典食貨志孝文大和九年一併詔大和四年詔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孝文在上疏曰今雖桑井難復且更均量書其從從令鄉人獲安之利家石墾餘地之遺利

深納之由是始課均田九年冬十月丁未詔均給不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役男十一頭受田三十畝身即田男者民之官各隨遠近給田有差墾分田於此

劉氏起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

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眾官無閒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

壤而為兼井似指以為井田之比失之遠矣元折案唐書食貨志曰口分世業之田壤而為兼井相傳謂之法壤而為兩稅

北齊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集說通曲北齊河清三年令男免力役六十六選田免租調蠲事多百姓請蠲田者名為本業田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每年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不在蠲免之限不且桑者給露田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眾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秋鄉每

丁纔至二十畝集說通曲倉督門隋文帝令皇孫王以至都督發給本業田各有差至百頃少至三十頃其一頃中男亦業露田百頃後齊之制並課種桑榆及藉其田毛率三口給一畝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

以什之二為世業人為口分元折案此通鑑唐高祖紀文書食貨志云唐制度田以步其制一步為一畝一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民租牛為庸四歲為一十六為中

唐書食貨志曰田多可以足其人老為鰥寡少者為孤嫠

二十一為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十畝為本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舊戶者增一畝舊以二十畝為本業其餘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林氏勳曰周制步百為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

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水徵唯增十

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

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

戶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原任既無版圖一折乃許賣田後難以來倅法也是以終兼井之漸○案小註亦林勳語

中洛多豪石占田踰制賈敦頤墾沒三千餘頃賦貧民元折案唐書食貨志曰貞觀初戶不及二百萬四年

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人行數千里米價騰騰斛不至高宗承之海內又安長孫無忌等輔政天下未見李德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又循吏傳賈敦頤廣州宛奇人龜中數萬州刺史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石

以下皆本傳文

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括逃戶及籍外田元折案通鑑唐紀在開元九年正月監奏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

甚深請加檢括元初州縣逃戶口數百白自或子所在附籍或隱蔽他處多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括獲從州公私敢逃匿者限罪以字文證未便檢括戶口及籍外田園業園置別官人分行天下州縣布官務年獲多隨課業數或以實戶為考戶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陸藝勣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謂為占田條限元折宋唐書陸志藝勣曰有田之家生田租稅元斂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種者子猶足食豈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德不足實以課漆軍無施行者

後周世宗以元禎均田圖賜諸道詔文頴等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原注會要云元禎在同州時

所上均田表因製案為圖元折宋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五年六月帝欲均田租丁亥以元禎均田圖賜諸道十月詔在散騎常侍須臾文頴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註詔曰折斂元禎是隱軍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租版曲華其情情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茲幸因令製案成圖直書其事

今按元禎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榜為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蘇氏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

政自盛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為兩稅戶無客主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繁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何云云之丈量銷坊方冊法也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法私隱崇告計以實

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虛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普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不周道止是均平集說張子語載見呂大臨所作行狀元祐葉玉海百七十六卷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命孫琳林之純陳興言李鳳高本等相與均稅文令在任均田五年四月丙戌詔三司置局議定司使臣孫琳識

呂居簡行 級制與安中復領其事熙寧五年重脩定方田法推行自京師始元豐八年丙戌詔置均田局元豐八年二月十六日尚書省言應示認謹方田丁色肥磽別田美形定賦議多寡令以熙寧方田法行官為方

懷衛二州之地 集說今河南懷慶衛輝一府

東冶零陵桂陽嶠道 元折案後漢書郡宏傳宏建初八年代甄梁為大石巖墓又北七郡言獻職道

東冶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 原注桂陽郡嶺原注郴州 閩按嶺源嶺即越

沮下辨 元折案後漢書虞翻傳考零陵郡郭太后以翻為將帥之憂遷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

沮下辨 馬負載俱五致一謂乃自將吏士秦行川谷自巫至下辨數千里皆鑿石累木開漕船道以入甌

州 下辨縣漢下辨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唐為成州同谷 原注續志下辨秦二千

斜谷 元折案三國志蜀後主傳建興十年某月上勸魏於黃沙作流馬木牛車教民護武十一年亮使諸軍

郡國志一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慶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寢北口斜

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 原注武功今屬彬州原注元折案杜佑通典長武門禮運紀流瀆不及

魏 原注武功今屬彬州原注元折案杜佑通典長武門禮運紀流瀆不及

從東冶洸海而考厥流難里亦窮想從秦嶺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吳通多涉會稽路

原注桂陽郡嶺原注郴州 閩按嶺源嶺即越

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

以入甌

原注續志下辨秦二千

原注武功今屬彬州原注元折案杜佑通典長武門禮運紀流瀆不及

砥柱

集詩隋書卷之三周皇三年遣倉部侍郎韋廉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五經砥柱之險產於常平者名在砥柱

陝州破石縣原注今省有底柱山俗名之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河水今流

包山山見水中若柱然又以禹治河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

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之門唐太宗勸銘元圻案水經曰河水又東過陝縣北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東過砥柱間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水流砥柱指狀亦謂之門矣山在穀城東北大陽縣東也

通濟渠穀洛水板渚邗溝集詩隋書卷之三周皇三年遣倉部侍郎韋廉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五經砥柱之險產於常平者名在砥柱

山陽至學入江水達於河自板渚通於淮通既曰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

通典州郡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一百五十步今名通濟渠隋煬帝開

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原注河陰後魏孟州汴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水以通江

淮漕運兼引汴水即浪洑原注與夏商同案河本農作渠水經渠也原注隋志在滎陽縣九域志作浪洑注同元和郡縣志作浪洑

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闕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

之北東入于漚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原注山北通濟渠也

板渚水經河水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顧氏曰此水經注

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原注在孟州汜水左傳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

陵韓江是原注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末口入淮漕四十步自是州實應縣北流入淮關佐王引杜

旋云江入淮也集詩漢後漢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縣志有開封陵縣汜水今開封府汜水縣縣志有板渚舊縣縣今屬揚州府元圻案水經注云昔吳將伐魏北魏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

亦曰邗溝漢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

永濟渠元圻案元和郡縣志十六員州水滸將水滸渠在縣西郭內漢武時河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滸渠

國史志大名府水濟縣有水濟渠原注今省為鎮入臨清縣全云隋大業四年正月詔穿

為引分水者諺也元圻案隋書煬帝紀小作心水通經注在班志心水上出冀城縣邗溝于頭山世襲合師古曰

今至廣州武陟縣界入河魏徵隋為心痛樂莫曰水通經注今御河末當通沙水

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至海二百五十里

此征遼之運道也金葉八年勅運黎陽洛口太原倉倉穀向蓬海頓三日當在遼西 集證隋地理志東萊郡舊萊州開皇五年改曰萊州

唐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

原注含嘉倉太原倉 元折梁唐書食貨志元宗十一年裴耀卿為京兆尹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口隄五南漕舟

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軍舟以分入河洛倉者二門東倉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口之天險元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而置柏崖倉二門東倉集津倉西漕倉壘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高輪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倉穀之北運自太原倉倉漕清州實關中

裴耀卿於二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

原注三門山見地理志河南府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置領河陰倉 原注會昌二年地

前低柱 理志北道 地理志河南府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置領河陰倉 原注會昌二年地

昌三至來屬有梁公堰在河汴間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因故渠漕之以便漕運 河清縣咸亨四年置柏崖縣尋省有柏崖倉 河南開元二年置五州尋遷 年折河南洛陽新安土崖濟原河陽復置并置柏崖縣尋省柏崖

先大元元年更名會昌二年移置有柏崖倉 原注會昌二年復置有柏崖倉 陝州平陸縣二門西有鹽倉東有集津倉陝縣

有太原倉河南道六典東都曰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大倉自洛

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原注揚州名含嘉倉出納使 何云嶺名開改儲務 原注會昌二年復置有柏崖倉劉晏

移書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原注會昌二年復置有柏崖倉 原注會昌二年復置有柏崖倉李泌自集津至三

門壘山開車道以避底柱之險原注九域志陝州平陸縣二門集津鎮○元折梁唐書楊慎於 原注父隆德能太元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 原注會昌二年復置有柏崖倉

嶺名曰得父清曰帝權慎於監察御史知大府出納使 太子舍人王長安會嶺名大理評事為含嘉倉出納 使又劉晏傳晏十五曹州西華人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糧餉常平使及自接行洋運漕運于汴入于 河右便底柱狄水觀二門貫跡至河以爲險各見文字得梁公通斯河為通津渠親李傑新渠蓋得其利清狄與 爲人策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 會十回語見本集政要乘漕運條 唐書李泌傳必自元元年拜狄觀察 使必於壘山開道至三門以便糧漕食貨志城蓋集津者山西運爲運道屬二門倉 通鑑唐紀德宗元 元二年五月李泌來自集津至三門壘山開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是月道成○集證河清縣今河南孟 津縣河南陝州與山西解州平陸縣接界州州南有故太原倉

澹水望春樓廣運潭

集證唐書食貨志置梁水陸運使使治廣運潭拒關開 依長安浦山東樓賦乃 絕瀾海而東至水廣運潭合又於長安發棧船造廣運潭於望春樓下以聚 漕舟至海一百八十二倉莫天寶元年至二月陝郡太守章靈引澹水開運道屬於署京自置澹水樓倉以通 河漕至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名置曰廣運地理志作天章二載

地理志唐書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澹水西序有北望春宮宮東

內道

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澹水西序有北望春宮宮東

有廣運潭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灊漕經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二載葺堅開原注會要自華陰水渠通河渭望春樓在蔡苑東南高原之上

姚南仲曰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元析案元和郡縣志二

左衛將軍姚州刺史查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入渭運水豐盈交門倉米以送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水陸驛運使大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一百五十萬石入關大曆後每歲運米四十萬石唐書

姚南仲傳南仲華州下邳人乾元初覆制建東右補門入歷十年上疏云云

上津扶風洋川元析案通鑑唐紀肅宗至德元載吐淮未嘗貢獻之蜀之豐邑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險高陸景仙之功也載上至鳳翔自日隴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唐調亦至洋川漢中胡一吞君註江淮唐調泝漢而上洋梁

商州上津縣原注漢長利鄉扶風郡鳳翔府原注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德宗上津道置館洋川郡洋州原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陸運

扶風原注漢長利鄉扶風郡鳳翔府原注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德宗上津道置館洋川郡洋州原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陸運

扶風原注漢長利鄉扶風郡鳳翔府原注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德宗上津道置館洋川郡洋州原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陸運

汴水梁公堰

汴水堰廢漕運自江漢抵梁洋原注梁州與元府集說今湖北鄖陽府鄖縣西有廢長利縣洋州今陝西漢中府洋縣隋梁州信改為興元府今為漢中府

劉晏疏汴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州郡汴口堰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又

名梁公堰隋開皇七年使梁唐增築漢古堰遏河入汴原注會要開二一年李傑奏汴口東有梁公堰壞破漕糧發汴鄭一夫後之省功遠就刻石水濱祀其德

甬橋渦口蔡水元析案通鑑唐紀德宗建中二年六月辛巳遣兵死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江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運軍船十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和劉史法高萬為襄陽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巡邏曹州在曹州縣不取動胡二名注甬橋在徐州甬水上下後置石於此渦口過水入淮之口唐書食貨志李紳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據襄鄆南北曹州皆經京師大恐江淮水陸驛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洛陽千里入甬者漕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擊下河官漕不通若專流指岸別用其舊疏鑿而首尾可以通舟楫行幾四千里即江湖跨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薛曰沙越東關懸頰蔡沙汴抵東都無滯可泝淮之阻履故道一于館里會李納將李洎于徐州關帝准路通而止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渦口在濠州鍾離縣九十里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

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原注李劼治蔡渠通典州郡汴州浚儀縣有

蔡水原注九域志洋符離有蔡河建隆宋太祖受禪庚申建元元年浚蔡河設斗門二年道閉水案玉海二

承印重登晝夜領軍上將軍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

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

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

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

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開竇

宋大曆六年改閔河為惠民河水○秦自運閔水○及注具見通鑑

水沁曰江淮漕運自准入汴以甬橋為咽喉

集靈明地理志安撫陽府宿州漢

汴水之流漕運在汴亦名符離橋虞縣東北有潁曰潁水河南鹿邑縣流入境至縣東入淮故謂之潁口

舊唐書裴君宿州漢

十一處地廣汴汴河蓋古黃河也為受黃河水隋開鑿以通江淮漕運汴汴水亦曰通濟渠宋太平中邊洛

通入謂之汴水蓋古潁水也通濟渠開四十二胡二省註宋曰建中初杜佑改通濟曰多橋西十

里路其南淮引流入民營舊經蔡河至陳州合潁乘黃海道自隋開汴河利涉楊炎故官運東復由此道事

始聞之唐書李勉傳勉字元綱鄭惠字元徽曾休休至潁鄭度汴宋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金商運路元折案通鑑唐紀德宗建中四年侍御史陸贄論金商運路重困既窮中書賦輸至用度始

振三省註萬常作方乃僕復姓也開金商運路汴淮財賦以至天下矣德宗因涇原兵變幸奉

天本此運兵團之

通典州郡金州集證今陝西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今陝西去西京二百里

渭橋東渭橋元折案通鑑唐紀四十二胡三省註宋曰武德水橋之後宋太宗大開龍興官漕運未

能通濟後監察御史左師顏請運為舟乘于河渭之間始置渭橋者唐書裴君志貞元初

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陸贄淮南節度使杜亞運米至奉天渭渭橋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二百八十步郡縣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

二十二里關內渭水南去縣二里東渭橋在萬年縣東後漢注渭橋本

名橫橋在咸陽縣東南元折案通鑑唐紀四十五胡三省註宋歐陽長志引三輔黃圖曰渭水

貫都梁天漢橋橋南度以象秦牛蓋指此中橋而為若言也橋之廣

至及不丈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十約其地處即秦大極宮之西而大舍北也程大昌曰此橋蓋止驛名渭

橋水絕殺渭曰水之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為長亭別有便門橋渡滑萬年縣之

東更有東渭橋不得不以別之也

揚子院淮陰項城穎潁元折案王海百八十二會要宋和十一年十二月始置淮穎水運以備對淮西

頭界五百里至於陳州項城又派流五百里大於潁河又二百里輪于堰城得米五十萬石附之以表一千五

百萬畝計其功費連七萬六千餘萬和長慶二年八月丁丑轉運使王播開漕口圖

揚州揚子縣原注今揚州廣明唐貞元元年元年高駢奏改揚子院為發運

使淮陰縣楚州集證今淮安府項城縣陳州今河南陳州項城縣東有穎水出陽城縣

原注今改商水縣陽乾山東至下蔡今安徽鳳陽附壽入淮激水唐志地理志陳州潁水縣

水縣今屬河南陳州府水出潁州陽城縣少室山東入穎

後周

汴水甬橋原注泗上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至汴水自魯宋溝決自甬橋東南委為浮堰上

漢地理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下縣至方輿入沛泗

上今招信軍相對泗口也全子縣之泗水也乘氏乃荷氏之誤縣通元巳糾之厚發誤矣

元圻案漢書地理志上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泗水出下縣

北山注地理志曰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下縣北經曹北山為非矣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北余昔漢徐

沈路經泗水因谷尋其源流亦出下縣故城東名桃墟西北極有橋梁障西蔡阜俗謂之橋亭山阜則有石

穴自此通泗通夏西北四十里許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矣博物志曰泗出陪澤壘斯阜者泗水又西南

流逕鄆縣多為一流水經泗水又南過方與縣東高水從西來注之注泗水東逕有城北而東南流于淮

考諸地說或言泗水于睢陵入淮亦不至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集註山東曹州府曹縣縣北有乘氏廢

縣安豫州府貽賸縣西有睢陵廢縣下縣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方輿今山東濟寧州魚臺縣泗口今江蘇

淮去府清河縣

五丈河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四年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齊魯再楫皆達於大梁六年命袁彥

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治以通青鄆之漕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為廣濟河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以通東

方之漕此通鑑胡三省註文又引薛史曰浚五丈河建隆二年浚五丈河原注命陳承昭於

東流於定陶入下漕以通齊魯運路

蔡水原注見前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六年命馬軍都指揮使韓公仲白大梁城東通汴水入于蔡

水以通陳頊之漕胡三省註魏收地形志汴水在大梁城東今為蔡運九城志曰該儀縣之蔡運節義也

蔡河貫宗師兼開水消水濕水以通陳頊之漕蓋古琵琶薄也元祐四年

知陳州胡宗愈議古八丈溝可崩滲分蔡河之水自為一支由穎壽入淮

楊侃自議賦天設一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蔡魏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

建元圻案水經汴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注水出下亦言出潁川陽城山山在陽城縣之東北蓋馬

原武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八年六月鄭州奏河決原武命直徽南院使吳廷祚發近縣一萬餘夫塞

之胡三省註原武縣屬鄭州九域志在州北一里

原武縣屬鄭州今屬河南懷慶府

元圻案文獻通考國用門載東萊呂氏之言曰古者天下中千里而為都八百里而為都六百里而為都五百里而為都四百

里而為都三百里而為都二百里而為都百里而為都五十里而為都三十里而為都二十里而為都十里而為都五里而為都

弊備於此矣故附錄於後

兩漢崇儒攷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元始案書高祖十二年十一月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

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禮禮鄉飲大射於

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

內何云故所居堂弟子內七字疑有脫誤全云當云弟子所居堂內

後世因

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

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皇覽曰孔氏冢去城一里家堂百畝家南

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甃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

本無祠堂家堂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

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

案此裴駢史記集解所引又云水經注五十二云孔子葬中不生荆棘又刺人語

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昔洙泗牆

闕按以正義引伍緝之從征記洙泗

牆一字當作洙泗

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闕北門去洙水百餘

步孔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

會者也獻帝時廟過火燒之儒林傳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

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

今本史記道作道

化好禮樂之國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龜五年為博士置弟子

元始案此漢書武帝紀文

晉灼曰西京無大學

漢藝文志曲學后倉九篇註

公孫宏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其肆射之地

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經博士也

漢書儒林傳

三輔黃圖 漢太學在長安西

北七里關中記在長安之東杜門之西

樂書云未敏求長安志引

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

幡太學下則有太學矣或曰晉灼以漢初三景圖記武帝時

關按漢書武帝紀贊曰興太學

云禮禮延壽傳則其時郡邑已有學宮不獨文翁所創設也但不能言備耳○元始案唐書藝文志云郡地理類書晉關中記卷漢書王莽傳益州刺史王襄使襄作中和案職宜布詩選好事者依鹿鳴之聲高而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幸太學中元元年起辟廱

元 秦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其遺言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第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廱

東觀漢記 光武紀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安子弟及長以義助作官賜博士弟子有差

又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為褒成侯 又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廱 相梁傳建武十九年拜為博士

車駕幸太學會博士論難於前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廱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至魯詣孔子宅

元 折衷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臨辟廱行大射禮十五年幸魯詣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

臨辟廱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廱初行養老禮十五年幸魯詣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

業命皇太子詣士講經 東觀漢紀二明帝永平八年上臨辟廱行養老五更禮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立經同異元和二年至魯祠孔子及七

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築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元 折衷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立經同異

元和二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立經同異

仲尼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還幸太學

元 折衷後漢書安帝紀延光三年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於闕里官當相令丞尉及氏親屬婦女詣士悉當賜成侯官下房各有差重駕還京師幸太學

洛陽記 陸機 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

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百步 見太平御覽 漢官儀辟廱去明堂三百步

注 引漢官儀曰自正月及備林傳注

車駕臨辟廱從北門入三月九日 案今本武紀注引漢官儀曰自正月及備林傳注

皆作九 漢官儀傳作九百枚九月習獵射禮王氏此儀及王傳注

日議也於中行大射禮 原注永平四年八月相帝亦元十四年順帝嘉元五年 孔子宅在兗州曲阜

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覆相圃之東北也 孔子宅在兗州曲阜

梅福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 謂對孔子之位為 永平二年郡縣學校行鄉飲

祀孔子 見禮 猶未之廟也梁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 見梁書 唐武德二年始

詔國子學之廟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北宮白虎門於門之觀

元 折衷後漢書梁志五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之廟立孔子廟

一在左儀對房元龜博士朱子書建言周公尼父俱聖人總其於學以夫子也夫業以配先王為先聖類

回為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

後漢書 鴻博傳白虎門多於門

立觀因以名之

順帝永建六年脩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元 折衷後漢書順帝紀永建六年九月繕起太

學備林傳曰順帝感霍亂之言遇更修學凡所造觀 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

甲乙之科異各十八除郡國書備皆補即舍入



71021371

于爲舜公十哲爲侯文宣于吉甫十哲來坐嘗參等爲伯始開元二十七年孟子配享則始於元祐元年通鑑後周紀太祖廣順一年六月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進之又拜孔子奉命魯孔子稱禁孔林樵採訪于藤廟後以爲曲阜令皮主溥明世宗時禮部議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孔子爲至未與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且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父字稱成大成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不哲以下凡門弟子皆稱先聖弟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弟子不復稱公侯伯

困學紀聞注卷十六終



忠錫孫

孝緒

校字



